



四書通證二冊元刻本第二

孟子卷十一

二十七葉全

孟子卷十二

十九葉全

孟子卷十三

三十一葉全

孟子卷十四

二十八葉全



孟子

孟子卷之十一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熊氏曰首章至六章言性七章至十九章言心末章言義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拒居於柳桮棬屈木所為若

厄也音移之屬桮棬以今桮桮台子也柳也

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反人而後成

性惡之

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

杞柳之性可為桮

乎

館藏

館藏

言

人禍也

必矯

孟子曰

告子之

性本無仁

子之

性本無仁於理邪夫仁義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為仁就如何則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仁義乃性之所固有必斬伐之強斷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為仁義即所謂義何勉強孩提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長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勉強矯拂之有使告子之言行出之人必曰仁義乃我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為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以不可不辨也。饒氏曰性者人所稟之天理天理即是仁義順此性行之無非自然元無矯揉集註解性字是朱子指性之本體而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禍仁義與楊墨充塞仁義相似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波流濤音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輔氏曰告子本以氣為性

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而小變之也。性為本無善惡但可為善惡耳此其為小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無而性於習揚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脩。見序說通證中。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言性博補各反

搏擊也性跳也額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流也然其本性本

所使而逆其

以反之而

可以無

所以之性也故雖其愚無知之入井則莫不恻腸
而救之也朱子章句數言盡之矣。十毅按先師謂當看集註
本性之定本字雲峯謂須看集註定體二字水之定體無有不
下性之定本字無有不善可使過親在山為不憂三使字皆非定
體竊謂本性者本然之性定體即此性本然之定體也若
使之者則出於人力之所為而非此性本然之定體矣貫二
先生之說而一之於本字定體字皆能着眼則朱子釋孟子
之深意可見矣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

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
人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全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
昏而理亦昏了。生之謂氣生之理之謂性。韓氏曰人物
之生則有知覺能運動死則無知覺不能運動也。饒氏曰
生活也其所以能知覺運動為是箇活底物事有生之初稟
得天地之生氣所以能知覺運動為此箇活底物事是見得這氣不
曾見得這理蓋精神魂魄之性所以能知覺運動者屬乎氣其
所得於天以為仁義禮智之性者則屬乎理告子認氣為性

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

告子論性前後

故云生之謂性問知覺運動何公曰然言之
都是精神分言之則知覺屬心運動屬身
一言何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
覺運動者以為當之所謂性者是也始而見其能知覺運動
非數不或故有杞柳之譬既服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能知覺運動
於惡也又為端水之喻以見其能知覺運動而病其能知覺運動
之分又以孟子未喻已之意也遂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
而察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
以食色為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端水之餘
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然則
告子固指氣質而言矣曰告子所謂性固不離乎氣質與近
然未嘗知其為氣質而亦不知其有清濁賢否之分也

出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足之履若執定之運奔者性也
說得箇形而下者且如手能執提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為
性乎。陳氏曰佛氏把作用用是性便喚蠢動含靈皆有佛性
運水搬柴無非妙用不過只認得箇氣而不識着理你。輔
氏曰謂略相似者蓋釋氏又說
得周禮無畔岸大略則相類也

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以羽之白也

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下同

居

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

初加楚別必

白羽以下

曰羽至輕之白與白雪不堅

孟子再問而

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

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

黃氏曰告子既不知性與氣之分而直以氣為性又不知氣或不齊性因有異而遂指凡有生者以為同是以孟子以此語之而唯退無所據

○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

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

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字上音讀有形以上便是無形之理性即理也有形以下便是有形之器氣有形者也

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

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

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

通曰大李中庸

為人論之生理同而氣異而此則以為氣同而生理異何也朱子嘗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

之或異也嘗因是而推之蓋自大本大原上說大化流行賦

予萬物何首分人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

者物得氣之偏且塞者此氣之異也人物所得此氣以生則

其氣之全故於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則人與

物又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而後說朱子之說精矣

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

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將容橫縲反非幼戾紛紜舛尺免錯而

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

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

是折之其義精矣語錄氣相近如知寒暖識饑飽好生惡一

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仁上有一點

此章觀之何告子曰仁也義也二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心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語錄告子先云仁義為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略認仁為在內亦不以仁為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耳。張氏曰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告子率物而遺其則其說行天理不行而人欲莫過矣。通曰告子所謂仁內義外者皆自食色說來以食色為性言性既泯故言仁義亦粗計食說色是自家心裏愛那食色愛便屬仁便是仁愛之心生於內至若食色却有可愛者有不可愛者則只是事物之宜由乎外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声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語錄謂我無彼長故不得以長之所以指義為外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

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声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宜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同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

之長而在我長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語錄白馬白人我

白人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則異口頭道箇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彼之之心發於中從而敬之所以謂義內也。輔氏曰人孰以長人之長馬乎其所所以然者乃吾心之義有不同耳。義蓋隨事之宜而裁之也。

曰吾弟則愛之素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仁者美人之象以異於者吾多矣夫物則亦有然者也

然則也。多亦有外與。者音與者音同夫音扶

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

所明者而通之。張氏曰：長則同而待吾之長與待楚人之長固有間矣。其分之殊，即所謂義也。觀其義外

之所以為仁哉。輔氏曰：多在外而者，亦為知仁之者。在我初無異也。告子所明者，食色，故取譬於

者，多因其所明通其所蔽，亦納約自牖之意也。○自篇首

至此四章告子之辨，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

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

卒於鹵。音魯。音莽。莫補。莫厚。母黨。三反。而不得其正也。通曰：夫子嘗曰：義以

其在於外者，而非在於外也。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深闢之。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

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

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

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乎？彼

將曰：敬叔父。曰：弟為戶，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

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

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

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

制宜，皆由中出也。

趙氏曰：因時制宜，所謂義也。兄叔父之當敬，此理之常。若弟在尸位，則祭時暫當敬。以尊

賓之義，而敬弟，如人在賓位，則宴時暫當敬。以尊

其宜也 於吾心 中故曰由中出也

季子問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
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義通曰集註以為此亦耆炙之義耆炙在

其可飲不可飲在乎心然則事物之宜在乎心也○范氏曰二章問

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

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集註於此又與擊綱領以示

但能盡其性耳人惟性善故皆可以為堯舜也○輔氏曰若

以義為外則便於性之本體偏枯了安能知人性之本善哉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只認能知竟揮動甘食愉色

惡謂善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

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於中支矣胡文

定公論性謂性不可以善言繼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

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贊歎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善

哉五峯論性云凡人之性粹然天地之間道義全具無適無

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語錄此章二者雖同說

氣質之性然則或曰之說猶知分辦善惡惟無善無不善之

說最無狀他執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無分別雖為善為惡總

無妨也與今世不擇善惡顛倒是非而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

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

此即湍水之說也謂性可善可惡惟上所導如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

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

子比干

韓子性有二品之說蓋如此陳氏曰韓子謂人之所以為性

得性字端的但分為二品又差了二品只說得氣通韓子

稟然氣稟不齊或相什百千萬豈但二品而已哉原性

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何也

曰性之有中焉者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與平

乃若發語辭

輔氏曰先儒皆訓若為順言順其本然之情則無不善恐不必如此說蓋情自善不待順之而

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陳氏曰在心裏

事物觸着便發動出來底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不是別物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有不善先師曰性渾然全體在中未發無形象可見動而為情方可見耳仁義禮智之性動而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所謂本但可為善而不可為惡者也因其情之善而可知其性之本善蓋流其流而知其源也如水之初流出尚清則可知其未流之先清也必矣此乃若其情至乃所謂善也已包下文惻隱之心至我固有之也之意下文乃盡發此意耳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用底說材質是合形體說否曰是兼形體說如說材字是就指用底說非天降才兩殊便是就義理上說。材字便是指用上動出有箇路脈曲折隨物恣地去才見其能主。張運動做事底這事有人做得有不曾做得這處可見其才。或問孟子言情與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污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未染只是白也。又曰性之本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善必矣。真氏曰善者性也而能為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今乃至於為不善者豈才之罪也哉陷溺使然也。饒氏曰孟子是指出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

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去聲舍上聲

莊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陳氏曰恭就

心上說鏘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筭數也言四者之心

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

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語錄惻隱羞惡心也能惻

不可勝用者才也。問不能盡其才曰才只是能去恁地做底

性本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

其才則必當至於傳施濟眾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

不取子祿之天下弗顧千駟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治

做去止祿人為私意阻隔多是有些發動後便渴折了天便

似天子命便以將告勅付與人性便似人所受職事情便似

親臨這職事才便似去動作行做許多事。人皆有許多才

聖人却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得些事出故謂相倍蓰而無筭

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一性之中萬善完備發用出來事事做

得便是盡其才也。輔氏真氏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至是非

性之動而為情也。皆謂之心。心統性情者也。四者之心根於

本性非如火之銷金自外至內但人自不思不求耳。物有求

而弗得者在外故也。性求其在我者何不得之有思而求之

則得之而全其本善不思不求則天賦之性於此無所損也

之遠由一倍五倍而極於無筭者皆不思不求不能擴充以

盡其才故也。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大下之善無不可為。今

乃如此是有才而不能盡其才耳。曰思曰求而曰又曰及皆孟

子與緊。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

教人如。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通曰。於四者言端欲人充廣此不言端而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欲

人休認前以辭讓為禮之端辭讓皆以發乎外者言此曰恭

敬則兼以外與內而言故不必言端。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

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

是懿德好去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丞眾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

鏘式灼反惡

陳氏曰恭就

語錄惻隱羞惡心也能惻

本來自合恁地治

人所受職事情便似

出故謂相倍蓰而無筭

惻隱至是非

四者之心根於

物有求

而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欲

此曰恭

好去

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蔡氏曰惻隱

之初發動也。以明未發動之理。又卒承民詩者。當然之則無

物不伴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秉其

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懿

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者。即指上文秉彝而言。天命

者謂之德。實一而已。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而有所得

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孟子率此者。蓋謂秉彝懿德即

是常性。心之所好者德。即是情之發動者。不外乎性。就性初

發動為情。動則指出以示人。○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

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

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

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語錄

一故純氣粗。故難。○理如寶珠。氣如水。有是理而後有是氣。

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稟氣之清者為聖賢。如珠落在清水

中。稟氣之濁者為愚。○又曰。論性不論氣。不論氣不論性。不

明二之則不是。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其生質之方。是。○文集

論性則無以見義理之同。孟子之言性善者。前聖所未發也。

而此言者。又孟子所未發也。○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

論氣質論之。則其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知有昏明開塞剛柔強

弱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原。未嘗有異。○張子曰。形而後有氣

質。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

者焉。文勢如君子弗謂性也。君子既善。變化其氣質之性。而

錄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

而言之。天地之性。則大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

等正是指性

所謂則無

也所謂懿

而有所得

上而有所

加一故

即

性初

就性初

即

至

堯舜

至

理

即

性

即

理

即

性

即

理

即

性

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乎氣質之中。只是就那
氣質之中分別出氣質之性。不與相雜而言耳。黃氏曰。字
者知理之無不善。則當加存養之功。知氣質之有善有不善
則當施矯揉之力。饒氏曰。人未生以前。不喚做性。既生以
後。方喚做性。然與做性便衣在氣質中。所以有善有不善。此
氣質之性也。然性之本然。惟善而已。就氣質中指那本然
者。說則是則天地之性也。若不分做兩箇性。說則性之與氣
實無分曉。若不問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不知未反以前
曰二之則不是。問善反之則天地之性亦未嘗無。且如一鄙
吝人。見錢疾也。不知憐憫。一強梁人。見好人。也。知恭遜。畢
竟有箇性在。內不能不知。不竟忽然發見出來。但人有氣
質物欲之本體。問反之。工夫如何。曰。涵養。體認。克治。充
廣。皆是反之之道。譬如水被混沙。混了。若加澄治。則本然
之清。仍在。孟子說。夜氣便是。使人涵養。說四端及擴充。便
是要體驗充廣。獨有克治。一過却不曾說。通曰。氣質之說。雖
起於張程。而實肇於周子。六師曰。論性不論氣。是說孟子
其論甚正。而明伯不謂說破。氣質不周備耳。論氣不論性。是
說荀揚。則全外。然則孟子性即理也。說足會粹。提發。及發
其秘。而無餘蘊。其繼往開來之功。大矣哉。愚按。程子此說。才
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

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

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去然以

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

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省察屬

行。學者所當深玩也。語錄問孟子才字同異。曰。才只

他氣質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

為出於性。程子則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稟於氣。大抵孟子

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為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程張子方說

到氣上。要之。須是兼二者言之。方備。集註中。以程子為主。而

即見得孟子所說。未免少有疎處。今但以程子為主。而推其

上說。則情或有不善。不可無省察之功。才或有不善。不可無

矯揉之功。集註此矯揉二字。與此篇首章所謂矯揉。不同。首

章是告子之說。以本然之性。必加矯揉。而後可變其不善。二

者正相反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

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慈夜反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顧藉而為

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天之降才與書所謂上帝降衷

文意略似言非天賦以有為之才如此殊異也乃阻亂而陷溺其良心賊其為善之才而然耳

今夫麩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

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

養人粟之不齊也夫音扶麩音年耰音憂磽音交反

麩大麥也耰覆敷反種上聲也按韻會徐氏曰布種後以耰摩田使土之開處復合曰覆種

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音夕薄也種麥二者多同雖其間有多寡之不同者則以地有肥瘠之分雨露有有無之異人事有勤惰之不齊故耳以譬降才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

同類者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凡同類謂凡物之同類者人性善無不同此提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獲我知其不為貴也獲之相似

天下之足同也貴音

蕢草器也不知人之足之大小而為之獲雖未必適中然必似

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

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

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

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耆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謂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易牙

齊桓公臣能辨淄澠二水味此先得我口之所耆已為下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張本矣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

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語錄然。是然否之然。然。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音。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語錄。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之。如。此。便。是。義。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謂。義。若。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言。處。物。為。義。是。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此。與。物。為。義。一。句。則。後。人。

思。未。免。有。義。外。之。見。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通。曰。芻。豢。人。之。所。同。者。也。皆。之。所。悅。之。矣。理。義。入。之。所。同。然。也。然。之。斯。流。之。矣。先。師。曰。此。章。大。意。以。人。心。理。義。之。同。而。見。人。性。之。皆。善。也。眾。人。與。聖。人。同。此。全。善。之。性。所。以。同。此。理。義。之。心。本。同。而。未。莫。之。同。者。陷。溺。其。心。故。也。能。以。理。義。養。其。心。而。不。至。陷。溺。其。心。則。心。得。所。養。於。理。義。得。無。味。之。味。如。悅。芻。豢。有。味。之。味。其。於。希。聖。之。季。自。將。勉。勉。循。循。而。欲。能。不。能。矣。始。與。聖。人。同。者。其。終。何。患。與。聖。人。不。同。哉。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蘖。五。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眾。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上。下。同。也。氏。曰。息。本。訓。止。息。緣。息。便。生。故。息。又。訓。生。

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

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而牛

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而牛

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而牛

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而牛

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而牛

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而牛

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而牛

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而牛

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而牛

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而牛

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而牛

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而牛

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山以生物為性猶曰天地以生

物為心謂為無材豈山之本性哉此全是引起以譬喻下一節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日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日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日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下戒也語錄梏如被禁械在那裏更不反覆展轉也蓋有互換更迭之意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物欲者伐良也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日未與

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

至微而且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水既伐猶

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語錄平日之氣只是夜間息得許靜少間纔與物接依舊又泯沒了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

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

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

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前言好惡與人近今遂去禽獸不遠

則與人遠矣人見其如此而以為未嘗有能為之才者此豈人性發而為情之本然者哉此所謂才與情與前章乃若其情天之降才意同皆發於性者也語錄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日之氣自是氣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

人之良心雖有梏亡而彼亦嘗不生也此段首尾只為良心設夜氣不足以存蓋以夜氣至清足以存此良心平日之氣亦清亦足以存此良心故其好惡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也梏亡之人謂梏亡其夜氣非也謂梏亡其良心也

夜氣不足以存皆是一日晝所為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今只要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

裏有工夫日間添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日間只管

裏有工夫日間添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日間只管

裏有工夫日間添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日間只管

裏有工夫日間添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日間只管

進夜間只管添這氣便盛。○氣日衰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
間生底為物欲枯亡。隨手又將散了。夜間生底則聚在那裏
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
至夜稍靜。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如攪動得太
甚。則雖有止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人心每日格於事物
斷喪我誠。所餘無幾。唯夜氣靜。庶可以少存耳。至夜氣之靜
而猶不足以存。則人理都喪去。禽獸不遠矣。前輩皆無明說。
某因將孟子反覆熟讀。方看得出。後看程子說夜氣之所存
者。良知良能也。與臆見合。以此知觀書須熟讀。深思道理。自
見。○或問此章以仁義之良心為主。其存其亡。皆以心言之。
下文引孔子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操。則意益明矣。但日夜
所息。以下只以好惡相近為良心之萌。蘇不復更着心字。故
說者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於氣。誤矣。○通曰。此章以山木
喻人心。分爲兩段。每段皆當分六節看。第一節是說牛山之
木。本來自美。喻人仁義之良心。本來未嘗無。第二節以斧斤
之伐。喻良心之放。第三節萌蘖之生。喻好惡與人相近者。其
希言既伐之後。其發至微。此心之存。甚不多。如萌蘖之主。其
不多也。第四節謂萌蘖之生。本自不多。而一旦晝所為之不善。又格之也。第
氣之所存者。本自不多。而一旦晝所為之不善。又格之也。第
節謂向也。猶有萌蘖之生。今則濯。無復存矣。喻良心向也。
猶有與人相近者。今則去禽獸不遠矣。但木與良心皆有日
夜之所息。而惟於人曰夜氣者。木之萌蘖。一絕於牛羊既牧
之後。無復存者。人之良心。夜之所息者。已絕於日之所為。而
夜無所為。則其氣猶足以存。所謂存者。謂夜氣猶足以存。其
本然之良心也。至於格之。反覆則雖有夜氣。亦不足以存。其
第六節謂人但見其濯。二而不見其初也。未嘗不美。喻人但

見其近於禽獸。而不見其存乎人者。亦嘗無仁義之良心也。
材字與才字不同。朱子以為才字是就理義上說。材字是就
用上說。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長上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輔氏曰此總結上一段意先師曰斧斤

心所為格亡人心之失養而消也所以養其心者不外乎下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

與

舍音日捨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

處如此陳氏曰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孟子

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去聲而保守之難通曰得

謂操則存失之易者謂舍則亡保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

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

無適而非仁義矣繳上上程子曰心豈有

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敬以直內

此意乃程子揭要義以補孟子之意也。語錄心豈有出入

出只指外而言入只指內而言只是要人操而存之耳非是

如物之散失而後收之也。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守不要放

舍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了。又見得心不操則舍不出

則入無開動可以安頓惟心之謂與直指而總結之。孟子

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

於且晝時不為事物所汨人心能操則常存豈待夜半平日

曰問范滂厚夫女讀孟子曰孟子曰此語是許之是不許之

如此女必天資高見此心常湛然安定無出入然衆人不能

與此若通衆人論之或問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

與其偶存於內者皆荒忽無常莫知定處然所謂入者亦非

不在內耳孝者於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為主

於內矣。○愚聞之師延平李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

即在爾若於且晝之間不至措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

且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陳氏曰此段境

良心者發其認取此也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

時體段從此養去也

熟玩而深省反之也鏡氏曰此章緊要在三箇存字首

氣不足以存是說衆人不能存此心終說操則存存則衆人用

力以存此心。○通曰集註論浩氣則以為擴前聖所未發孝

者所當蓄心而玩索此論夜氣則以為於孝者極自力宜熟

玩而深省蓋此兩氣字前此未發而孟子發之浩氣謂是氣

之體段人皆得之於天地以生者夜氣則從浩氣中說夜間

又清明如此非有二氣也浩氣是統說夜氣則為人之放其

良心者說聖人志氣常清明無放心故無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

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

哉易去聲暴步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

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真氏曰主之心養之以義理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

木然煥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孟子於齊王引以當道

王秉彝之心其端亦有時而萌動矣而進見之時少理義浸灌之益微退而蔽以私欲者何可勝既雖有如萌芽之發亦復摧折雖孟子其如之何哉熊氏曰此見孟子格心之李頌就有萌上着力善端之發正須正人賢士鴻翼而開廣之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声若與之與平声

弈圍碁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鏡氏曰心以所主者言志以所向者言專心是心之所主專在此致志是極其心之所向直到那田地先師曰此章前一譬謂交修者不得常用其力後一譬謂自修者不肯專用其力意孟子之於齊王既進見時少無以勝眾邪之交蔽而齊王之於聽信不專有以分其心於多歧故設兩譬以言之前言王之不專後言智不若固辨邪寒之者之罪亦自鴻
○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元祐經筵奏劄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去声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眾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去声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輔氏曰後世作事無君知政過而不知養德若程子范氏之說是乃所謂正君養德之道必如是然後君德成而治有本庶幾三代可復不然雖欲言治亦苟而已○通曰此章首末言智集註不及之獨紀范氏之言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則人主之智與不智在乎所養之正與不正耳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一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声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死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声下同

釋所以會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眾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其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人遇死生之大變。欲全得生。與其不義而生。不若合義而死。是義之可欲。有其於生之可欲。故不為苟得。以偷生不義之可惡。有甚於死之可惡。故甘死而不肯避死也。輔氏曰。利害之常情。私欲也。言最之良心。天理也。孟子只就欲惡二者中。分別出天理人欲最切。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其甚於生者。所惡有其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輔氏曰。羞惡之心。即所謂秉彝之良心也。秉彝之良心。是指其全体而言。羞惡之心。則又於全体之中。指其所謂義者言之也。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噉呼切。噉。豆水器也。噉。啞。反。當沒。啉。反。內。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

而猶惡無禮者。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其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

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萬鍾對簞豆而言。彼物之微者尚惡無禮。

非義不可食而不受此物之富者乃不辨禮義而受之吾所
身受用不假萬鍾之富是萬鍾於吾身其實何所加益哉所
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
有羞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固不止於成宮
室供養妻妾濟知識三者姑率三者他可類推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
亦人所易昏也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
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
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声為之為並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不肯
受嗙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
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
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

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察於斯焉先朝曰此章前一或反覆
當誌孤寄命之大節時事中問良莠不受是說一飲食之小
節時事然其能決一死以全義則無分於大小也不食非禮
之食蓋是此指此以證人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亦併前一
取義之意集註謂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亦併前一荷舍
生取義處論之古之君子當舍生取義特決於危迫之際亦
能從容就義如張巡死於睢陽之類所謂危迫乃事勢之危
迫非謂舍生就死之類黃失措也不受非禮之食而死如
齊餓者不受嗙蹴之食之類古來真有此等入然謂其能決
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其能決
死生若宴安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其能決
故或不免至於計較豐約亦勢使然也人能於此省察之則
知所不能為人欲而擴天理矣又足亦不可以已乎最喚醒人
人之不能為人欲而擴天理矣又足亦不可以已乎最喚醒人
已而乃謂為之乎此謂失其本心尤斷制得明白失其本
心與前所謂賢者能勿喪耳正相反賢者惟克去私欲故能
勿喪其良心眾人惟汨於私欲故至於失其本心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上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程

遺書云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黃
氏曰心是穀種心之德是穀種中生之性也生之性便是理

謂其具此生理而未生也若湯氣發動生出萌然但謂之仁
芽後已是情須認得生字不涉那喜怒哀樂去然但謂之仁
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為此心

酬酢音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此失字即無形迹底物

形孟子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人以仁也真氏曰仁者心

仁即非人矣孔子直以爲人多矣皆指其用功處而言此仁心而

全體使人知也此即仁字指人之身而言此則直指人之通曰中

言言身仁者人也此身便自具於此生理比之他處言仁已甚親

切此言心則又有此身便自具於此生理比之他處言仁已甚親

生理而言則又見生之理具於此身而心如穀種又具此

視中庸又親切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

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上語錄仁人心是就

就事上言。永嘉陳氏曰或問孟子謂道若大路然又曰義

人路也道爲義體義爲道用均謂之路何耶曰道以路言課

當行路則取行皆以路言然道若大路則取其明白易知義

爲人路則取行皆以路言然道若大路則取其明白易知義

來此由見得仁字自宜得義字故所以行事而酌其宜者在乎心

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平人惕然有深省悲非

體而及用此先路而後心由用而歸之體也通曰兩其字

可謂之人矣不可謂之人則謂之何哉此孟子所以深哀之也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

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語錄雞犬放有未

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

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

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時效雖勤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能酒掃門戶整頓事務若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宅耳

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致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工

者為定主問思辨致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工

不是在外而求仁是箇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我欲仁也

至矣只是欲仁便得仁了。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仁也

底便是已收之心雖放去千萬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

無去來也。孟子謂求放心又謂有是四端而知皆擴而

充之說得最好。孟子謂求放心又謂有是四端而知皆擴而

出而孟子一部書皆是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

他而己矣。此語便立為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

以卒流於異矣。此指陸象山集註謂學問之要固非一端

其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正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以指異

切宜玩味。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

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已出底依舊舊底已自過去

問二句這存得此心方可做去必不是覓向上去下學

了。二句這存得此心方可做去必不是覓向上去下學

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蓋必由此心不可為流蕩忘

無用之心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

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心字又別是一意若把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昏放則只

說從知覺上去恐與仁人心也。不相接了。曩嘗以此質之

而不知求末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克治

是其所以也。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己

以仁言心非矣。先師曰仁者以之。本心也。不仁之言今

以立其體必不能由義以達其用矣。求放心即所以求仁

是歸宿在求仁上方也。一章有問之心字皆是指仁而言

也。求放心渴以欲而存天理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五指四指皆有各名。惟第四指無名。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此承上章以雞犬與心分輕重而言。下三章亦以類相方而加切焉。張氏曰。人與聖人同類。以心之同耳。不同者。陷溺之故也。心不若人。而知惡之。必求所以免於惡。蓋有須臾不違寧者矣。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兩木名。張氏曰。愛其身。

古之入理。義以養其心。以至動作起居。皆容體之謂。莫不有養之之法。所以尊德性。道問學。以成其身也。然桐梓知所養。則自拱把至合抱。可以馴致於身。知所養。則自士而為賢。為聖。亦循循可進矣。弗思。則待其身。曾一草木之不若。為猶皆足也。亦師曰。首一思之。則思吾之。道養心。以養其內。謹九端。萬善備焉。必思所以養之。養之之道。養心。以養其內。謹九容。之類。以養其外。使吾身為仁義禮智根心。則而盡其內。謹九非徒養其口。体而氣之身而已也。此章身字。內包心。外包動容周游。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無所不愛。曰兼愛。無所不養。曰兼養。無尺寸之膚。至不養也。申兼愛兼養意。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貴。即下之所謂。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櫟養其楨棘則為賤場師焉舍上音價

貳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櫟梓也皆美材也楨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一指肩背有小大之分故借以旁證小體

大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

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則此章言身

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數句說得無害然人背背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而口腹底他自會去討樂不測得錢了也既師曰此章言人當以養心志為重養口體為輕非謂養心志者不養口體也養心志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雖飲食渴飲與常人同而食所當食飲所當飲自與常人異若專養口體則人心愈危道心愈微不至於窮口腹之欲而滅天理者鮮矣孟子於此欲人不養小以失大蓋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

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心能為身之主使耳目從心之

令者大人也心不能為身之主反聽命於耳目而從其欲者小人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

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

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

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

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矣。以外物交

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語錄問蔽是無蔽如目之視色能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為他蔽矣。曰然若不想則耳目亦是一物。心則能思而以

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

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

心為大耳。目心若能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

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語錄物交物上物字指外物下其不能思心能思所以為大人。君子固當於思處用工能不妄思是能先立其大者然後後耳目之小者不能奪此句最有

力且看他下箇立字謂之立者是卓然也。然此天之此舊本

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

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字

川人。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

身之微。太倉為二才曰惟心耳。通曰堪輿謂天而人處天地間此身至小不過如太倉粒米而已。然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為三才者惟在此心。

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通曰此言此心之有之若絲乎義理則身從其大體若役於形氣則是從其小

體被禽獸之心。然日役役不覺飲食壯壯而巳。人之心而為

形所役與禽獸何異。嗚呼。人之心其大也。本可以參天地

而役於小者不能異乎禽獸亦獨何哉。可以反而思矣。惟

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通曰此言口耳目手足四肢欲安佚本心微有間隙彼則乘之而入矣。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

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通曰此言此心之微發於義理者甚微而後於誠。誠者心之實也。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至誠則形性皆善。至誠則天降大任於斯人也。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則形性皆善。至誠則天降大任於斯人也。

萬偽一誠。足以動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天君

泰然。是足以動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天君

泰然。是足以動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天君

所受令即此語以看孟子此章甚切能先立乎其大本則此心卓然能為耳目之君而從其大體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者也
不能先立乎其大本者則退然方聽命於耳目而從其小體所謂心為形役者也立之如何亦曰操而存之使得其能思之職而已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張氏曰仁義又言忠信忠信只是誠實此二者
○饒氏曰仁義人人有之忠信樂善人所當勉須忠信樂善仁義方為我有乃為可貴先師曰樂善即樂此仁義忠信不倦者樂之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要平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非其所待之人爵而亡之也

人爵以要人爵後世皆廢天爵以要人爵或問脩天爵以要人爵者誰曰脩之實已棄之矣何待於人爵而後始謂之棄邪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於不假仁也
先師曰無所為而為善者誠也故堅所守而不移有所為而為善者為也故得所求而遂已或曰脩其天爵亦有人爵不從之者棄其天爵亦有人爵終不亡者何也曰脩天爵自有得人爵之理棄天爵自有亡人爵之理其不可不察也
者上之遺賢其不亡者下之僥倖豈常理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

孟晉卿也

晉趙氏世呼趙孟如晉氏世呼晉伯晉為盟主趙氏世卿故當時謂趙孟能賤貴人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

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今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梁美穀。令善也。

聞亦譽也。文繡表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

良貴也。兩不願字即中庸不願乎其外之意。充足乎仁義則自無所慕乎人爵之貴矣。○尹氏

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張氏曰人真知其貴於己者則見

自有至貴是以慕外而求於人也。良貴得之於天。人何預焉。得於天者公理而求於人者私欲也。今聞廣譽君子非有欲之之心。飽乎仁義則聞譽自至。猶言為善有令名聖之固然者也。○通曰上章一要字是內輕而外重。此章兩不願字是內重而外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

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

仁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以為而亡之。

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張氏曰此為有志於仁而末力者言也。仁與不仁

仁者係乎操舍之間。而天理人欲之分焉。天理存則人欲消。固

不兩立也。故以水勝火喻之。然用力於仁。貴乎久而勿舍。若

一暴十寒。廢習復失。則暫存之天理豈能勝無窮之人欲。遂

以為仁不可勝。夫則暫存之天理豈能勝無窮之人欲。遂

論胥以亡也。必矣。季者觀此。可斯須而不存。是心乎。天理寢

明則人欲寢消。及其至也。人欲消盡。天理純全。以水勝火。其

不熱乎。先師曰深味亦終必亡。而己矣。竊以為此章恐為戰國

之說。侯言之以時暫一念一事而已矣。勝彼之殘暴甚不仁

不仁不能勝。遂使人謂仁不能勝不仁。豈非反助其虐亦終

必滅亡而已矣。如此解則與天爵人爵章終亦必亡而已矣

而失之者相協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萁稗夫
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萁音歸稗音蒲
賣反夫音扶

萁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
穀不熟則反不如萁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
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上之美又

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
不已則熟輔氏曰日新日進也無間斷也必日進於一

熟之之說盡夫為仁之功外此無他也苟能於孔門求仁之
方循而行之日新不已由勉而利利而安心與仁一則熟之
功效氣象可言矣通曰此章與上章相因上章言為仁之
不力無以勝不仁此章言仁之熟由於為之力熟無所容力
乎熟之在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學者亦必志於毅毅
反候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毅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

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一節兩字者一謂○此章言

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上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

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輔氏曰射者志乎毅而真積

矩而言真積力久則能巧矣教者與受教者舍勢而言中舍規
矩而通曰此章與離婁篇首章相似彼謂治天下
不可無法此謂師之教弟子之事皆不可無法

孟子卷之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平

任國名趙氏曰任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扶又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字如

迎去

何有不難也

語錄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氏自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

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鋤深樓樓之高銳

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

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

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古音同古字取色之重

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古音同古字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

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

之差楚宜而已

往應之曰給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給則不得食

則將給之乎踰東家牆而撻其妻則得妻不撻則不

得妻則將撻之乎撻音斬

給矣也撻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一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

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

有大分去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彼列聖賢於此皆

綜子宋甚酌錯綜分經緯斟斟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

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文記廉頗蔣相如傳趙孝成王七

如曰王以各使指若膠柱而鼓瑟耳此能讀其廉頗蔣相

和今以膠定其柱不使或移而鼓之豈能音和所以斷

反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或問禮之大體固重於食色

同則亦或有反輕於食色者理明義精者為能權之而不

失耳權之不失是乃所以全禮之重而深明食色之輕也觀

於木也樓之踰孟子之意可見矣或義理未精推度

未審則於凡事膠柱而調瑟然不得夫時措之宜也先師曰飲食

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則天理所以防閑人欲者也。禮本重。食色本輕。固自有大分也。然亦有不可拘拘於禮文之微者。又當隨時隨事而酌其中焉。聖賢固不肯在尺直尋以踰大禮之細。亦未嘗膠柱鼓瑟以昧時宜之權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趙氏曰：春秋未曹已滅矣。交，特姓曹者耳。謂為曹君之弟。古註誤也。

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子孟子所嘗言也。語錄：孟子道入皆可以為堯舜。

何曾道便是堯舜，更不假脩為耶。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

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矣。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

騮，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

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

弗為耳。勝平。

匹字本作鳴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鷩，是也。見曲禮

之勢。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趙氏曰：秦武王好以

官統師曰為之一字為此章之要。所謂非為耳。力上烏獲至大

為也。皆與為之而已。一句相應而行。堯之行與歸而求之行也。求也。皆所以為之也。幸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以譬能為堯舜之事是亦為堯舜也。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

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

上音弟音佛先，去音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

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輔氏曰：堯舜不過率是

益於性分外也。揚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

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這是對那不孝不弟底說。孝弟便是堯

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陳氏就孝弟上說而互相發明所謂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者，其警發於人尤為切。

也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

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並去聲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倉胡反率輔氏曰此

指其以身之長短與湯文較也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

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上一節告以徐

告以衣服言行皆是就其病之切處教之

曰未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輔氏曰此亦是富貴

居無求安之味在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

有餘師扶夫音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上言之間則性分去之

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形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

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

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

也語錄曹交辭致凡下又有挾貴求安之意故孟子拒之然

而自得之則孟子之發已也深矣顧交必不能耳先師曰可

為堯舜在性分不在形體交以形體似聖人言陋矣孟子所

言全章之要在為之而已中言行堯之行以躬行言也末言

豈難知與病不求歸求以求知言也求知以開其為之之端

躬行以盡其為之之實則所謂可為堯舜者必真能為之安

有不假脩為而可安坐以至堯舜之理耶徐行尤易能故先

只言徐行之弟而後總以孝弟言之有餘師非謂

人師也如先儒所謂孝者當以已心為嚴師之意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

高子曰怨并音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

得褒姒似音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為去聲作

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張氏曰家國之念深故其憂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蓋愛親之仁之發也。

見者 仁之發也。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蓋愛親之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反。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母生七子而寡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不敢非其母，引罪自責，謂子不能慰母心，使母不安，以感動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

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父子之至愛若此而不怨焉，則是坐視其親之陷于大惡，愆然不少動其心，而父子之情益薄矣。此之謂愈疏。親之過小，則持以一時之私心，而少有盡于父子之天性，若此而遽怒焉，則是水中不可磯，二均為不孝也。張氏曰：小弁凱風其事，異哉！其情其辭，異當小弁之事而怨慕，不形是漠然無親當凱風之事而怨慕，心遷形是歸過於親，皆失親親之義而賊文仁矣。故皆以不孝斷之。怨一也，由小弁之所有，則為天理由高子之不可不察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

體而分，喘反。息呼吸氣通於親，生此由子生之始，而推其未

生矣。然當親而疏，同怨慕，號呼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

語每問說詩者，皆以小弁之意與舜怨慕同，竊謂只我罪伊，何一向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後而君子秉心，維其忍之，若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

何上面說何事于天亦以自以為無罪未可與辨同日語也
通曰七情中有哀而無怨怨出於哀哀之如故怨之深雖
程子嘗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然皆出
於人情之至痛而天理之至真者也

○宋慳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慳口
慳反

宋姓慳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在長上聲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

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

時宋慳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人合也按莊

子書有宋鉞刑聖者楚攻寢丘救世之戰上說音下教強上

聒舌活不舎上聲見莊疏去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

即此人也備古候
反台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

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說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

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蔡氏曰宋慳亦年
而猶不免溺於利害之私溪不
知仁義之正道世俗從可知矣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

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

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

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

者未之有也樂暗洛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

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

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

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

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

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以利為二王而罷兵。若足為斯民幸矣。然上下皆懷仁義以相接。則仁必愛矣。以仁義說二王而罷兵。上下皆懷仁義以相接。則仁必愛矣。親義必急。君雖不言利而仁義之利自在其中矣。此章大意與首篇首章相似。利端一開。利心競熾。而大倫將不暇顧。其禍有甚於交兵者。交兵不過殺人。身耳。言利則必盡害人心。孟子此章於交兵者。存天理。尤嚴焉。張氏曰。古之謀國者。以義理不以利害。此天理人欲之所分。而治忽所由係也。說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耳。罷兵雖息一時之患。而徇利實蕩萬世之彝。

○子墨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陸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去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語錄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為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一不齊之教誨也。

屋廬子連其各也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俗作邪。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幣物有餘而禮儀不足。是有慢上之心。謂其所貪在物。雖禮意不足無妨。乃是雖有

學之名而不
成事之禮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去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

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内而不來見。則雖

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輔氏曰。不得之鄒而不來。則是

制於禮者。欲為而不可。節於禮者。可為而不

則。是簡於禮也。制於禮者。欲為而不可。節於禮者。可為而不

不欲。君子之所為。一視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吾義而已。蔡

氏曰。此章見孟子於禮意之間。是非否之際。權衡輕重各稱其

宜。如此。然皆以幣交而皆受之。豈孟子當時亦有幣交之禮

而季子儲子皆非惡人。亦有可受之理歟。

○淳子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

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為

皆去去聲

名譽與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死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

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如字

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君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

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

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

何必同。惡。趨。並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輔氏曰。無私心。以行諸外。而言

論語無私心。而行事不合天理者。唯仁。則內外合天。人備矣。

則仁矣。今又以子文陳文子章註引師說。以為當理而無私心。

彼就二子之事。而以為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其先後不同者。蓋

言。故曰。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

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

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

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

之心而伊尹遂相去聲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夫
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通曰集註於二子之中引楊氏說獨
其亦甚易明惟伊尹有去又
有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

曰魯慶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曾之削也
滋其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去聲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鬲譏孟
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夏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
削何可得與與平
聲

百里奚事見形旬
反前篇亡則何止乎削故曰削何可得與曾之
不亡尚以三賢在也否則如虞之亡
未削而不
可得矣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繇駒處於高唐而齊
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

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鬲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
者也有則鬲必識之華去
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繇駒齊人善歌也歌長言也
高唐齊
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

化之皆善哭左傳襄公二十二年齊侯襲莒杞梁妻胡
化反還音旋載甲夜入明日先遇鬲子鬲
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貧貨棄命亦君所惡
也各命而受命自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
杞梁言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
使用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故
盪在下妾不得與郊甲齊侯用諸其室劉向說苑齊莊公
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闚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為
之崩而鬲
為之崩鬲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
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為肉為
無之為去聲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法同聲事齊人聞而懼於是

以女樂遺去聲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

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俎于大夫則吾猶可

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

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

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

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平聲明決而用

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髮之所能

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

若是髡本辯口滑稽之徒始謂孟子去齊為未仁孟子答以

夷惠伊尹或夫或就皆仁也又謂有賢則必識之孟子

答以夫子之去魯亦豈髮所能識哉反覆言古人事未方以

君子自處以衆人指髡髮雖識孟子之失亦見幾明決而用意

忠厚焉自謂所願則季孔子今觀其進退語默宛然孔氏家

法也○張氏曰孔子之去魯非孟子發明於此後世固亦未

知也○汪氏曰為肉為無禮皆非知孔子蓋不能用聖人而

聽聲色君之大罪燔肉不至君之微罪皆不以微罪行而

君之罪則為不仁苟去則為不義以微罪行仁也不為苟去

義也君子之所為仁義而已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今之大夫六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

文武也丁氏曰唐蘇州人夏昆吾商大彭豷周齊桓晉

文謂之五霸趙氏曰丁氏說本杜預春秋傳註先師曰自

之罪惟孟子崇王賤伯故以三王律五伯而名其為罪人焉五伯宜從前一說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

不斂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

尊卑後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

失賢摺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

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

而不討五霸者據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碑與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倍克聚斂力驗也讓責也移之者

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

上所類反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

也據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無王如

三王之出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朝至六

師移之言述職之事張氏曰天子入諸侯之國首祭其土田

莫要於人才也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

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

以彰有德二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出

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

過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

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音秋所洽反糴

按春秋傳去聲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

上威信服人無事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

反時戰易初命二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輔氏曰一

天子之禁而已不孝是惡之大者故居首出子必告於天子

而後立既立則豈可擅自易之不孝是不子易樹子是不父

無夫婦之別通說葵丘盟不日此何以日曰謂諸侯盟于葵

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

於牲上一明天子之禁曰毋壅泉專水利毋訟罷訟止也母

以婦人子母以妾為妻音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

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

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

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

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
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
子也五命即載書之辭才者有之亞於尊賢所以明貴德言歸于和奸無構怨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
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
導之者逢君之惡也輔氏曰長君之惡者无能而傾險陰邪

之入也。張氏曰君有惡承順而長之惡者有才而傾險陰邪
逆探君意而成之罪尤大也其詭秘姦譎為甚而戰賊盡皆
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君惡於外者其罪未形於事而彼能先
之則其愛也必篤君惡於外者其罪未形於事而彼能先
者其隱難知易見者善猶淺難知者害不可言也自古惑臣
解卒至於懼亡而後已逢君之惡云者可謂極小入之情狀
矣
○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
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

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邵子

之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音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
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出故得以迷其罪至於今之
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
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靡

反哉輔氏曰孟子雖取桓文之五命而又以
五霸為三王之罪人得春秋之大指矣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
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上也用之使之
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觀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語錄問王制與孟子同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為夏商制謂夏商中國方三千里周公斤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所以不同曰鄭氏只文字上說得好看然其不曉事情

且如百里之國周人欲增到五百里須併四百里而地

初大國無後地可容了許多同何以處之

亦只是大綱如此

則周公大臣之國已大武王亦不奈何

封許多功臣之國已大武王亦不奈何

亦只是大綱如此

則周公大臣之國已大武王亦不奈何

封許多功臣之國已大武王亦不奈何

亦只是大綱如此

則周公大臣之國已大武王亦不奈何

亦只是大綱如此

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有不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
先師曰事合理必不爭已所不當有之地心存仁必不投
人以爭地二句不特可斷此一事實臣事君之法也
民者仁之反欲慎子導君以仁不使民而為不仁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
求富之是富桀也鄉與向同下皆同

辟開墾反口狠也語每物道志仁不可分為二事中庸曰脩道
也前章務引其君以仁孟子言不志於仁所以釋不鄉道之實
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為當道耳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
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
也

約要平結也與國和好去相與之國也前是為君富國則下
兵戰勝攻取者暴君之良臣實治由之民賊不能
引君鄉道志仁而導以不道不仁助桀為虐者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以學奪之而至於危亡也既而六國吞秦秦亡此論若近且激
中人驗此章與上章意實相類其因幾切實子而繼發教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平稅法二十分扶問反而取其一分

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反時至欲與童僕同苦樂

音洛下同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富其為此

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熊氏曰按貨殖列傳曰圭當魏
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用事
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曰吾治生猶孫用兵
商鞅行法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斷決仁不能以取予強
不能以有守雖欲李吾術皆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乙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扶夫音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時得及未寒饗殮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知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陶以官道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

貉小桀而已彼真貉真桀為大者此為小者通曰易曰節以制度必先言中正以通蓋堯舜之道中而已

重之輕之皆非中也可行於夷狄不可通於天下可行於一時不可通行於乃山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聲之築堤壅而注之

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

之災無異矣熊氏曰按白圭自言善治生有智仁強勇四術然築堤壅水不能行所無事則不智以鄰國為壑

壑利己害人則不仁所謂強勇亦愚悍自信而已此戰國富強之術故深抑之先師曰禹除天下之害順水之性而委之

於海主除一國之害不順水之性而但委之於鄰是禹為天下除害而主乃為鄰國之害也不仁甚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輔氏曰此

而無信章句意此以守言彼以行言也。或問考之說文古無亮字以為與諒通者近之然諒有二訓止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訓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張氏曰諒對貞而言則專於諒者未必貞也。以已之私意為諒非諒之正也。孟子之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

曰否知去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下好去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趙氏曰善取於人則有盡善取於人則無窮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音天

同扶下

輕易去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

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

訑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訑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

去夫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輔氏曰世間此等入亦甚多

愚也然原其始則起於予既已知之之意萌于中而已所以為畏乎先師曰距與拒通前漢沒黠傳智足以距諫亦用此距

字君子小人送為消長上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

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已之長而貴於

有以乘天下之善張氏曰好善誠篤非舍己私者不能能舍

何有蓋善者天下之公也自以為是則專已而絕天下之公理蔽孰甚焉

○陳子白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

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

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

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圃公仰

視斐與飛

鴈而後去之

禮記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反乎衛入

孔子曰見鴈應仰視之色不在孔子之事未之季也明曰與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

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

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又有悔過

之言謂又者以其次言也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

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為清而仕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

義不待已也集言恐後之貪利為得者以是藉口而全不顧

詞其流於欲而不止也免死則以時可矣然使口而全不顧

言去就各有三至其目則免死則以時可矣然使口而全不顧

亦未嘗過受也君子之於去就死生不能去者故曰死而可也

過之蓋不能謹於平日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
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聲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
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語錄困心
竟其有過微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輔氏曰舜大聖人之
事傳流而下皆上知之事自人恒過而下則中人之事也纔
言恒過而不能改德是事中之性矣下兩句只是改過之
事雖是而不能改德是事中之性矣下兩句只是改過之
而與起然暴著微色發聲始能警悟而通曉然畢竟是具智尚
於事理暴著微色發聲始能警悟而通曉然畢竟是具智尚
足以有察如此故亦可以進於善若
至是而猶不之竟焉則下愚而已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
同

此言國亦然也輔氏曰上言言上智中人之
事矣故此推言在國亦然法家法度之出

臣也輔氏曰上言言上智中人之
事矣故此推言在國亦然法家法度之出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亡於安樂也樂音
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

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警戒而後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其志
首至而後喻一職安樂未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其志
若死而後喻一職安樂未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其志
聖且然諸賢皆然中人則無法家至國恒亡一節自困而享上
然也大都此章言憂患困苦憂患
之意多安樂即憂患之反也
○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
人之志而熟人之仁通曰必堅忍其志然後自至於熟堅以
入德路頭熟仁是成德地步

安樂失之者多矣張氏曰知生於憂患而死亡於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
之道也

命之無常戒謹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
故在若子則雖安樂非安樂能死之安樂是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
患而厚死亦不則雖安樂非安樂能死之安樂是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
澤將厚死亦不則雖安樂非安樂能死之安樂是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
之意前二句孟子死矣盡心上篇有德慧章意與此合當參看
處安樂者亦不則雖安樂非安樂能死之安樂是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
動心是充實道心忍性盡心上篇有德慧章意與此合當參看
人動心是充實道心忍性盡心上篇有德慧章意與此合當參看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
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索也不以其人為索而拒絕之所謂不屑

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悉并則是亦我教誨之也語錄趙氏注胥索也考孟子不胥就與不胥不索之言胥之如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之類先師曰不胥教非忍而絕之實將教而進之是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孔子於孺悲更皆足○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之十二

孟子卷之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心者神明之舍也惟萬事心之用也大孝章句釋明德或問釋性則心之所

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

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去聲故能極其心之

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音扶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

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語錄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

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

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以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

格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

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

全其本然之體而吾之所以貫之矣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

四字讀者多以為指異端之孝言愚見流蕩與存養字相反
不與與備字相反能存養則不至於流蕩矣能備身則所為
無不法者矣流蕩不法則不能全
其天之所與而以人為害之者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
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錄莫非命也此語
句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然在天言之皆是我無以故之則命
言之便有正有不正此命字是指氣而言若我無以故之則命
之壽夭皆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通
曰莫非命也凡有生者之所同順受其正理也立巖牆之下
也盡道而死理也枉枉而死非理也君子必以理御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上危地以取覆

壓之禍巖牆牆下理不當立立而壓死人所自取非正命也
命也一句故死於巖牆之下亦命也但非正
命亦惟知正命者則不立乎巖牆之下矣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語錄問人死於干戈死於患難如此干戈之類亦正命
乎曰固是正命又問以理論之則講之止命以死生論之則
非正命却如何曰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古人所以殺身成仁
而取死義者須是於此處見得利害便生計較便說道
了直須是立萬劫不換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較便說道
命地如何得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
桎音箠足械也梏音箠手械也
言犯罪而死道不盡其
罪為犯罪若在縲紲非
其罪者不謂之犯罪
所為也

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
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
言犯罪而死道不盡其
罪為犯罪若在縲紲非
其罪者不謂之犯罪
所為也

文王死於紂何謂之桎梏
文王死於紂何謂之桎梏
言犯罪而死道不盡其
罪為犯罪若在縲紲非
其罪者不謂之犯罪
所為也

道有正命也此則一定而不易能盡其善而自盡其
道有正命也此則一定而不易能盡其善而自盡其
言犯罪而死道不盡其
罪為犯罪若在縲紲非
其罪者不謂之犯罪
所為也

所觀親命也此則一定而不易能盡其善而自盡其
所觀親命也此則一定而不易能盡其善而自盡其
言犯罪而死道不盡其
罪為犯罪若在縲紲非
其罪者不謂之犯罪
所為也

而何首盡其天而為之也盡道而吉福壽自至焉非天
而何首盡其天而為之也盡道而吉福壽自至焉非天
言犯罪而死道不盡其
罪為犯罪若在縲紲非
其罪者不謂之犯罪
所為也

盡其道自取禍天耳非我則自有以致之始不得為正命耳
盡其道自取禍天耳非我則自有以致之始不得為正命耳
言犯罪而死道不盡其
罪為犯罪若在縲紲非
其罪者不謂之犯罪
所為也

○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未句未盡之意潛室陳氏

曰凡死雖均非是命但盡道而無憾者為正此下雖殺身正也盜匪雖亦非正也知謂如此道理立謂盡此道理不感於死生壽夭是盡了自家身分上道理無少虧欠乃是立命盡此道理了持死才無憾是謂正命。通曰前章未句言立命是全其天之所付而不以人為害之者也此所謂極死及死于巖牆之下是不以人命未流蕩不法而以為人害之矣立命是已造聖賢之域知命是方入聖賢之階立命在後知在立先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者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

外物皆是命字以○趙氏曰言為仁由已富貴在天如不可

求從吾所好去聲此章言仁義禮智根於性乃所當求富貴利達制於命不可必求也。語錄富貴身外

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繼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况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散其所有可以為聖賢利害甚明。張氏曰言求在我者有益於得所以為大也言求在外者無益於得所以為小也言求之之道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求而得之者矣是亦命而求之能有益也蓋亦有巧求而不得者多矣以此可見於得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

理無一不其於性分去聲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去聲惡真好去聲好色之

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上聲而無不利矣去聲其為樂孰大

於是語錄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如君臣之義

家身上果無欠缺事君真箇忠事父真箇孝莫不各盡其當然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自然快活然

橫渠謂反身而誠則不慊於心此說極有理。通曰此一

字只是自檢點過不
是湯武反之之反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

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

幾平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或問強恕不言忠無忠何以爲

矣。所謂無忠做恕不出兩字。不容去之者。正謂此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

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洛音有餘。聖賢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

仁可得。孝者之事也。語錄反身而誠自然循理所以樂強

反身強恕皆蒙此句爲義。強恕者亦是見得萬物皆備於

我。了只爭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亦只是

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物自無欠缺處矣。先師曰

樂莫大焉。必以此語然曰如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是以大孝

誠意章自慊之意言之而此意已在其中矣。誠與仁一理耳

實有此理則曰誠。誠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未有誠而不仁

者也。亦未有仁而不誠者也。通曰強恕求仁即誠之之事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是習有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倫之察。輔氏曰著則明之而已

加精焉。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

所以然積習既久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矣。事物

有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行而不明當然之則則終身

察所以然之則此爲凡人言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終身

由之而不知其故此爲凡人言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終身

言其亦憫凡人而不無望於孝者歟。熊氏曰此與上章通

而行次也。此承上章而言下等人也。

○孟子曰人不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去聲從善之人終身無

復反有恥辱之累矣。輔氏曰恥者改過遷善之幾也。人能

可無否則安於其取而取然不可免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善所固有羞惡去聲之心也。子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

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輔氏曰存之則無所不為故可進於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反下戒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

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通曰為機變之巧此

恥則守正而有所不為巧則行險而無所用其取矣周夫子

批賦正是解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

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先師曰輔氏以前說為指機

前說以不恥為無恥不如後說之明順其意蓋曰恥不或問人

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

能而掩藏之不可也輔氏曰程子是用後說恥不能而為之

熱之則終不能矣是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

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

言君當已以下降也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一者勢若相反

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輔氏曰君

此勢字不與本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好善則不

文二勢字相闕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好善則不

知勢之在已士樂道則不知勢之在人而盡其道則雖若相

反而實相成不然君挾其勢而驕夫士士攝於勢而徇乎君

則兩失其道矣尚何足與有為哉張氏曰君不致敬盡禮

則士不得見士非以此自高其道固當爾也先師曰致敬內

致敬也盡禮外盡禮也王公必待君致敬盡禮於賢是應之是而

樂道忘人之勢不枉道而求利也通曰使為君者有以成

賢士樂道之志而為士者肯出而成其君好善之美則上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音句音好

宋姓句踐各遊遊說音也

人知之亦賢。人不知亦賢。

趙氏曰：賢，賢也。五高許自得無欲之貌。自得於已而無所欲於

不能也。輔氏曰：遊說之士大病是不識義理而惟欲其言

曰：何如斯可以賢？賢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賢。賢矣。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

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德性之尊樂如樂天知命之樂。先師曰：能如此則自得無欲之氣象自然著見而不可掩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

事之實也。尊德樂義內存於心無迹可見，必窮有定守而不

富貴不能淫此乃尊德樂義著見於行事之實迹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不失已如云：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與道

致治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內盡脩身之實而各自著見於世，蓋實

是自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得志兼善此民不失望

實也。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通曰：內重是

窮達嚴內外輕重之分者，斷不失其本性之善。故窮亦善，達

亦善。但達則能使民皆歸於善，窮則此身自不失其善耳。

張氏曰：句踐狗名而外求者，孟子使求之吾身而已。夫士達

所不離之道，則無慕乎外，故有以自得於己。一違於義則失

耳。窮不失義，則無慕乎外，故有以自得於己。一違於義則失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

無文王猶興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膏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唯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

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輔氏曰文武與則民好善此中人以武與則民好善特立之操藝之善則為善否則為惡矣唯豪傑之士無物欲之累以蔽其秉彝之天有過人之才以致其為善之力雖無聖人在上以教率之自能奮其特立之操以有為也蓋孟子此言蓋欲學者不以凡民自棄而以豪傑自期耳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欲音坎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張氏曰以外物為重輕者不得其係乎外物者也若益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欲然則是不以外物為重輕志存乎道義而已所進又可量乎其過人也遠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上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

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啡符勿反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或問彼有惡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得然殺之曰事雖不得已而理實所當為則雖啡民之怨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皞反若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通鑑帝王通曆帝二

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哉風土記云擊壤者以木為之長三四寸形如

選於三四寸步以為戲將戲先則一壤於地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大亦不令力呈反人喜亦不令人怒如字以恂恂如

辨也霸者之民感上之惠而雖虞如霸功淺近易從故也王者之民忘上之德而雖肆如正道廣大深遠而無迹故也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周禮曰民豐氏曰相之四明人因

民之所惡去而去赴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烟生道

之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

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日輔其

即程子所謂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之事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有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

補之哉夫音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

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有

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也斯行

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神字句釋是其德業之

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反陶之亦如雲

者但小小補塞反先則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

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孟子辨王霸矣此又言王霸之民

存者神在已所過者化及物及風聲或問經歷不為經行之

凡其身之所過者化及物及風聲或問經歷不為經行之

直以所過者化及物及風聲或問經歷不為經行之

以化者無意於此而物深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凡所經歷

問所經歷之化有疾皆化如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其化也

大化之化有疾皆化如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其化也

物化之化有疾皆化如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其化也

亦治之化有疾皆化如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其化也

前之化有疾皆化如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其化也

怨於其化有疾皆化如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其化也

民如化有疾皆化如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其化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去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輔氏曰仁言如書所載訓誥誓命之類是也仁言如知人聞之曰王為仁人伯夷太公聞文王善養老之類是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法德齊禮所以格其

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

其君也通曰孟子之意蓋謂使民畏不如此使民愛得財不

汗文借此以無口訓之曰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

意謂無善政則百姓不足君無財與足矣然有善政以得民財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知也所不慮而知

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

繫於人待率而能本然之知不待率而知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也長上音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

良能也孩提知愛親敬長與能愛親敬長此蓋指良知良能

能下獨曰知者蓋知常在先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

義也親吾親敬吾長雖一人之私然推而達之天下則人人

實敬長義之實仁義不待外求不過即人之本心可通乎天

下之人人心而仁義不同勝用外求正以愛親敬長出於良知良

能者凡人之性無不同此本然之善故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
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

萬理畢具此其感而應之用而推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

而無所不通善言善行皆是感觸我者聞而急應之其速而無

不通也非孟子造七到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先師曰孟子又

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與此章實互相

善即勇於從之合而為一人之善此大舜之所以為大款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

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

所謂擴充其羞惡去之心者而義不可勝平用矣故曰如此

而已矣於所不當為之事不當欲之物初亦知之惟私意

心剛斷以無為無欲外此無他道也故曰如此而已矣李氏

當為之以禮制之則能不欲其所不當欲故兼以禮義言之然

不以其心之所不當欲則在充其羞惡之心以達夫義之用而已

治所謂志士厲行守之於身也無欲其所不為是就躬行上克

念數克治所謂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通曰有所不為有

所不欲是本來羞惡之心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是

能擴充其羞惡之心為是一身之動欲是一念之動不惟謹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知去声疾

德慧者德之慧慧聰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

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獨推也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

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張氏曰人平居無

疾加焉則動心忍性有所感發故慧知由此而生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深故精密而不致忽專精之極致於事能通達也
更安樂者謂斯言可不念其為進德之地而自勉勵乎先師曰此章與辨發賦或章互相發故集註及南軒之說皆引動心忍性以釋此章人苟履憂患之境則孤孽之勢當知天以是玉我于成勿自沮而深自力于以進其德益其術庶幾操心危而卒無危慮患深而卒免患而至於達乎達則德必慧術必知而疾疾不能為吾患矣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趙邵卿曰為苟

容以悅君先師曰容悅朱子分二字說趙氏只作一意說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輔氏曰此即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其眷眷不亡也雖同而其情則異一則務為容悅之私一則務安社稷以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

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

如伊呂之徒伊耕莘呂鈞謂之時可當天民之名使不遇湯

言非以伊呂等後來出當大任而言也通曰伊尹為天民之先齊此則曰有天民者皆意不同蓋前所謂天民者皆稟氣於天均之為天生之民此則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形旬龍在田天下文明者

天民專指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如乾之九二也○輔氏曰上謂君下謂民大人德盛故君民無不化大人一出而天下文明是聖人之事也○通曰易乾卦九三九五皆稱大人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在下之大人也九五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在上之大人也孟子所言四者雖人

人品不同然皆在下而為臣者也故以乾九二當之○此章言

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

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韓氏曰：猶有意。如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

○孟子曰：君子有二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声。

同下並

張氏曰：君子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三者得其樂，則視王天下之事，如太虛中浮雲耳。果何與於我，而况其他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

息則餒矣。

本文無克己之意。此程子推原所以能不愧不怍。私月克去己私，則心不愧於天，所以俯仰操操於己。俯不怍於人，心廣體胖之樂，不期其然而然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反俞例。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不愧不怍，教而養

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

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如何哉。

樂與明自遠來之樂同，而有大焉。先師曰：朋自遠來，其言平而易達，得天下英才，其言高而難必。孟子之門徒，一樂正子亦恐未足以當此。韓子曰：朝之死不得其傳焉，是孟子於此一樂亦終不能得也。

君子有二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二其可以自致者

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張氏曰：三樂之中，仰不愧不怍，其間固亦不待言。而其樂也，所以教育天下之英才者，是雖得英才亦何以為教，而有此樂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去聲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

則不在是也語錄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補氏曰二者皆

以為樂至於樂則博施濟眾聖人之事也○所欲極於所樂固

亦非性外事也○於吾性所受之全體則初無增損也○通曰

前章君子三樂所樂在所性之中○此章君子樂之事若子之性在

樂之外何也○曰中天下而立博而在上者之事若子之性在

同不以博而在上有所加也○故君子雖樂乎此而其所得乎

天者不在此也○或曰集計前謂斯道傳之者衆而天下後世

將無不被其澤此謂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皆曰道已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力定故也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語錄此是說生

此二子者窮而為孔子孟在下亦不是減少此子蓋這一箇道理

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

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晬音醉見音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委粉反也仁

義禮智性之四德也四德即性之蘊蓄者根本也生發見形向反也晬

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逸音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

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

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

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謂

順其則也當玩味根字生字其根深則程子曰晬面盎背皆

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唯有德者能之語錄仁義禮智根

着在心上。相離不得。纔有些子私意。便刻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木根着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粹然便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見得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君子氣宇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便為氣稟物欲。便着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眾人則合下生時。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便只要去其氣稟之隔。而自如此。如手容。不待自家教他。而手容自然。蔡氏曰。先師云。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足容自然。○竟軒蔡氏曰。先師云。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最切要。仁義禮智根於心。根字甚有意。蓋根於心者。昭養得厚。盛則發於外。○此章者。自然。際而益。皆到得手。足順便。不齊其所。所以然。○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道之大。如孔孟亦非所成也。其於性分亦何損。此君子所以推求盡其性分之在內者。而無所慕於外者。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

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伯夷。大公。前篇已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

達尊一。德君其一。大者以蓋言。仁人以德言也。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

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

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

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

之也。言文王教民以養老而仁。政行斯為善養老而仁人歸也。輔氏曰。若無孟子此說。則人將謂文王之養老。只

如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禮文而已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於比日去声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教民務本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

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

民焉有不仁者乎焉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

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禮義常心即所謂仁也

民皆能推有餘以濟不足必不至於聖者不仁矣有餘則易

公其有所以無不仁不足則各私其有烏得仁天聖人治天下

足其食之天不在乎他在使民務本以豐財之源後約以節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

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魯國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

矣此言所處聲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

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求嘉陳氏曰仁

者難為言者有幾多人眾求到仁者而前皆使不得如太山之前難為山大海之前難為水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

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際

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二者皆是於其用處知其本

者以其有本也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

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

語錄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如孝真個是做得孝成忠真個是做得忠成子真之辨子路之勇都是真個做得

成子不是上落下今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進色見前

此而流於彼也 ○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本學之者必

以其漸乃能至也。語錄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此者但比之

卑之類是也此之觀水有術至容光必照焉似詩之比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欲破其事如他人有心予付度之之上

引兔免柔木之類是也此之以登山觀海與起遊聖門難為言以流水不盈科不行與起為道不成章不達似詩之興也

君子之志於道不成章不達蓋人之為孝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孳與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蹠與同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

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

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

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程子嘗言

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德便與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尚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為善者

知為先也先學之道所以雖以誠意正心為重而必以格物致

之貴乎祭之精也知之也守之貴乎精而為善之力守

精則認則為義認人欲為天理者有矣守之不則今日為

善明則為義認人欲為天理者有矣守之不則今日為

○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補氏曰程子又教人以靜時

敬以直內以立其本及接物時義以方外以達其用此動靜

交善內外夾持之功皆所謂為善也必如是而後為善之

功始密矣不然則未接物時為無所用其為善之力乎

○子與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

為亦去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此失之不及者也。語錄莊子數稱楊子吾恐楊氏之享。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齋神氣雖一句話不妄與人說只是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上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夫去聲直為也。所以稱物之輕重

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

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知心通且試言一

聽則中央為中一家則聽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

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不可執耳非

安排著直略則不中矣安排者以私意揣度之而不順其自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為皆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善義為我者惟知有己不知有人似

發百端百者 ○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

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

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

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

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

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語錄三聖相授允

中文字同而意異蓋精一之餘無適非中其曰允執則非徒然

執之也子莫之執中其為我不敢為揚朱之深其兼愛不

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中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三聖

以為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為中則其中死中死中之活者隨時

常適於中而無不中中之死者非孝聖人之孝不能以物之輕重而

前却以適其中也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者也程

子謂子莫執中比揚墨為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之

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

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

有所執也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

也始見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

而欲隨時以為中吾恐其失之於遠矣必不流而為小人之

無已忘憚也中庸言擇善而不善擇中其曰擇善而中擇中亦必

則中可得而識矣○張氏曰為我兼愛皆道也當為我則為

我當兼愛則兼愛是乃道也彼墜於一偏者固與夫道而於

其謂取中者是亦幸其一而發其百耳○通曰吾儒亦有所

謂中所謂一但吾儒之中也隨時以取中異端之中也執中

而無微吾儒之一也一而發百

萬異端之一也一而發百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

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服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

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真愛矣

人能不以為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先師曰富貴有

正理知之在心如飲食有美惡之正味知之在口口腹因飢

渴而失其正味人易知之人心因貧賤而失其正理人多未

知也孟子因率人之易知者以曉人之未知者夫貧賤不與

飢渴期而飢渴必至自非有守之君子必不能忍飢渴遂厭

貧賤而求富貴以害其心之正理矣是害口腹者飢渴也害

心者亦飢渴也飢渴能害口之正味不當以害心之正理此

君子所以可飢可寒可貧可賤而不可與為不義也人能不以貧賤動其心不以飢渴之害其心則必不厭貧賤以脫人矣凡此皆孟子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

輔氏曰介有分辨之意則與界限之界同凡事各有界限甚分明不可踰越先師曰介有剛

廉介持廉介之意惟其有分辨所以能如此亦如柳下惠

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

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

其所以守之介和而不

流故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

也幽之意也微顯闡四字出杜預春秋傳序本以言孔子

集註以此為孔子孟之論夷齊柳下惠亦得此意蓋夷齊之清惠

難見者今則微其顯而闡其幽聖賢之至公至明如此

氏曰伯夷餓于首陽伊尹綠以天下不顯皆能以三公易

其介獨稱柳下惠何也以惠之和謙於不介故也○通曰人

皆知夷齊之清而不知夷齊之清而有量人皆知柳下惠之

和而不知惠之和而不流孔子孟之

言皆闡幽之意也微顯是帶過說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

棄井也辟讀作譬

八尺為仞集註於語夫子之增數仞下云七尺曰仞

曰仞集註兩存其說蔡氏傳從孔說愚蓋之周禮匠人為

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

深二仞謂之澮蓋其為溝洫澮是加一倍之數尋八尺也仞

亦八尺也度廣則計之以尋度高深則計之以仞尋廣之

廣與深各一丈六尺也以此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

觀之則孔說為是鄭說非

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侍講名希哲字仁不如堯孝不

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

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通曰當與論語譬如為山一章通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聲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

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孟子論堯舜湯武

武反之也。與此章為一而互相發明。反之即後其性也。論五
朝者不一。莫切於假之一。辭曰以假仁者。霸與此章為二。
乃是法者也。一字斷盡五霸心事。得春秋以一字為假。與詩心
之法者也。○集義伊川曰。身之身。踐履之也。假之者。身不行
而假借之也。○語錄。性是自然。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來。底
湯武固皆身之。但細觀其書。湯身之之功。恐更精密。湯有慝
德。如武王恐
未必有此意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

歸還也。有實者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也。輔

曰。其初不過以之欺人。或曰。蓋嘆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

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語錄。惡知二字。為五霸

五霸。久假而不歸。安知其亦非已有也。○汪氏曰。舊說之意

謂若能久假而不歸。則固有者將自得之。是為假者謀假者

之。初意全非。天理而以人欲之私行之。合下已。差矣。加以久

假。則私意纏繞。以終其身。虛偽益甚。膠固莫解。其得為真有

之乎。是皆孝術心術。不正不能辨公私。○尹氏曰。性之者與

理欲之。幾者之論。宜朱子明辨其誤也。

道一也。身之者。獲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

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通曰。性之者自然。而然身之者當然。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

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

義理也。言不欲習。見其如此。餘見反。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

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輔氏曰。公天

一朝夕勉。強所能為。哉。非道全德備。具素行。有以信於人。至

誠有以通於天者。不能也。○竟軒蔡氏曰。孟子此兩語。不惟

見伊尹之心。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姦臣亂賊。亦無所逃

其罪矣。味則可之。辭亦見。變變僅可之。意而非法也。○張

者然始也建立之不審而至誠毀篤又不加焉其於尹之志蓋有愧也。是以嚴延年勅之以為擅廢立無人臣禮而識者有取焉。霍光且尔鬼他人本為一身利害計者乎。所謂元惡大憝必誅而無赦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舟餐七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君子居人國用則有功於君而功業建不而食乎丑之見何陋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音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

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語錄此志字與父未見於所行也見其所存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声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輔氏曰志於仁義則高尚尚溺於利欲則卑汗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此章因王子

曰君仁則體立由義則用行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此章因王子對以士志乎仁義已備大人之事蓋志者事之本末為者也事者志之用有為者也志之所向素高則事之大本已立且得大人之位幸而措之耳何必待有事迹可見而後始謂之有所事哉若農工商賈小人之事不特非所當為亦不屑為且不暇為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入皆信之是舍

簞食豆羹美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音捨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氏輔

曰此徇名各而強矯者能之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

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

遂以為賢哉張氏曰仲子節小廉而廢大倫其不知義已甚矣先師曰孟子於陳仲子其對在章既深非之

此又申言之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

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

之所極非以為真有一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

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

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

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躡音徒訢與

踐韻書音所反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

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

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

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世知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盡其所

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

倫之至

通曰學但知有天子之

也至也舜人倫之至也

學之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

量而天下無難處

語錄某嘗問李先

以爲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

身耳豈容他如此去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論其

心於己猶天理之當然而已張氏曰舜之有天下則失天下

下之公若致舜於管輅則廢父子之倫是皆雖有天下不可

當去視天下猶散也夫天則廢存此義耳舜非輕天也義所

之義在舜則以此而可以終身大何求哉循天理而已善發

明舜之心者其治舜乃夫之得無廢成業而孤衆望乎此

不知天命者而聖人所以為治奉天命而已若附於利害而

夫天理之所在雖舜亦何以治天下哉或者以爲學既執善

聰舜烏得而竊之蓋未之思也臯既執善獲於前而使舜得

伸其竊負之義於後是乃天理時中全君臣父子之倫者也

微孟子孰能推之對示後世爲人臣子之道而已以天子之

樂天故也孟子之對示後世爲人臣子之道而已以天子之

父殺入且不可舍况其卑者乎以

天下之大且可棄况其小者乎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世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

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范齊邑居謂所處下同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

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

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張敬夫皆云羨反延面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

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形向反前篇謂仁尹氏曰睅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

魯君之宋呼於埵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

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此大

埵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證語錄問孟子先言居

言居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知有公知底奉養居貧賤有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先師曰此章重在居廣居一句勢位之居猶足移氣與賤者異廣居之居其能充吾正氣而與常人異也必矣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音食

洞文音詩 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小雅鹿鳴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

帛而後發見反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

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

留也趙御卿曰實謂愛敬也。張氏曰恭敬存於幣帛未行宜文質之中也。恭敬雖存於中而儀物實於外所以為內外之拘也。昔孔子與程子頃蓋而語求帛以贈之過舊館人喪而

出涕脫髮以贈之蓋此意也味乎此不勝於欲畜則夫於虛拘君子不然也。師曰集註於兩恭敬字作兩意說張氏於兩恭敬字只作一意說。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

之踐補註言謂之善行。蓋眾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

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

形而無歉反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

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

人理然後稱去其各眾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

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

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語錄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如一顰一笑皆有至理。形色上便有天性。聖人有現之理。聽便有聽之理。問形色天在下却云踐形而不言色何也曰有此形便有此色。言形則色在其中矣。踐猶踐言踐約之踐言聖人所為便踏者今形色之性。性即理之謂伊川說充其形色說得

便踏者今形色之性。性即理之謂伊川說充其形色說得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二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之真以理則不肖者有以企去智反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輔氏曰

化品之高者成德遠財其次也答問下者也私淑艾有同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其生也後不能及門受業者也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承職反人力已至而未

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

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語錄時雨化者不

而已。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如孔子告顏子以四勿告曾子以一貫所謂時雨化之者先師曰惟人力已至而後時雨可化惟顏曾力到功深而後孔子之化可速使他弟子而遠以是告之是猶種植之力未至雖有時雨亦不能速化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舟

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語錄成就其德德則天資純粹者通達其才才是天資明敏者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輔氏曰樊遲之粗

孟皆必俟其問而後告教之是也。張氏曰成德達財答問固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此則專為凡答其來問者也

雖鄙夫之空之所以答之者亦無非竭兩端之教也

有私淑艾者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

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

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

也語錄艾艾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懋艾劍艾亦取諸此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趙氏曰

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通曰。孔子門四科顏淵冉閔皆以德行稱孟子五穀集註則以夫子之於府閔為成德而顏曾為時雨化之何也蓋自顏曾以下皆直夫子教之之中而顏曾二子獨得夫子化

妙之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

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孟子曰大匠不

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為去声彀古

彀率變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檢

反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

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

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中片

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法能者從之言學

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學不可抗高不

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學不可抗高不

高者不可貶之使甲中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學不可抗高不

引而不發雖默然有能藏者謂躍如也雖語有不能顯者謂

昭昭如語錄引而不發謂漸啟其端而躍如也道其理說躍如

出在面前如物躍然於心目之間。躍如也道其理說躍如也

甚麼是怎生如此地不發又引而不發躍如也道其理說躍如

心與他看教此地不發又引而不發躍如也道其理說躍如

得道自是那妙在天下事無此子來雜方見得他前須知是

物事自是那妙在天下事無此子來雜方見得他前須知是

已事自是那妙在天下事無此子來雜方見得他前須知是

理不可得真箇是中這物事了。張氏曰。聖人之道天下之

之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故語不能故卑不可抗高不可抗是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通論記檀弓下陳子車死

夫謀以殉葬謀將殺人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

子疾莫養於下請以徇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云云於是

身出則道在必行道亟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妾婦以順從為道故亦曰道孟子見有

隱者故發此論言當隨時之理亂而殉身之進退非道殉身

也則身殉道乎人矣張氏曰身與道不可離身身不殉道即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狂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

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

趙氏曰一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

所以不答也挾者兼有而特之也特此以勞己嘗有功勞於師

心專意誠方有受教之地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

去夫音意之不誠者張氏曰受道者以虛心為本則能受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

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

不及者之弊語錄厚薄是以家對國言之又曰所厚者謂父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去衰故退速蔡氏曰進銳退速其

時已衰之後始見其失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

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施氏曰前二句則見之

心講孝之際。通曰前二者是當用心而不用。心之弊後一者長過用其心之弊不用其心固宜。廢弛過用其心者亦同。猶不及故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當取則取，當用則用。但有時有節，即不用也。若釋氏以不取為愛，則非矣。

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

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反楚宜等所謂

理一而分殊者也。殊，理一所以為仁，義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

一本故也。無偽也。是輔氏曰：一本故無偽而有等差，若無等差

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

之同，體非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故仁愛

之施則有差。朱氏祖義曰：不以待人者施之物，以其有貴賤

之分也。不以待親者施之他人，以其有親疎之別也。於無

所不愛之中而不失其貴賤親疎之等差，此聖人之仁所以

歷萬世而無弊也。先師曰：暴殄者固非愛物矣。梁武之宗廟

不用犧牲亦非愛物之宜。蓋愛之而仁，是以仁民者仁物也。

無怪其於民反不仁也。墨氏之愛無差等，施由親於非仁

民之宜，蓋仁之而親，是以親親者親民也。無怪其無父而於

親反不親也。是皆徇行逆施之遺，無次序無等差，非仁矣。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

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

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並去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去

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

其為仁也博矣。上四句言知仁之理，下六句言行仁之實。

不能二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

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吾結斷

乾音肉，不敬之小者也。曲禮曰：毋放飯，毋流歠。又曰：儒肉齒

用事。宜問講求之意。上文言智之知急務。仁之急親賢為務。護不能其夫而求其細。非知務者也。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務親賢為務。二務字。○張氏曰。孟子所警。持言舍大拘小者。為不知務耳。非謂能三年之喪。則總小功有不足察。無放飯流鬻。則齒決有不必問也。先後具詳。本末畢貫。此所以為道。

○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通曰。集註之意。以為識智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知。為急。仁之用當急親賢之為務。故不識其全體者。知之不周。愛之不廣。缺用其心者。也。不知所先後。則知之雖周。而精神弊於無用。愛之欲廣。而德澤墮於下流。徒用其心也。韓氏以為識其全體。是言仁。知所先後。則為智。非集註意矣。

曹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先師曰。當務為急。與急親賢為務。問仁。智章之意。推之。謂智之所當務者。即是急親賢之為務。仁之所為。即智之所知。亦儘可通。南軒則也。說也。但孟子朱子之意。本不如此。蓋智所當務。所包甚闊。不可竟以十二卷終親賢當之。此章乃平論智仁。非論智仁相為用也。

孟子子卷之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扶又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即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者。以土

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通曰。承所厚者。薄。親親言仁。仁者無不愛。而言言仁。

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與疎同逮親張氏曰仁者推其愛親者以愛

人者不忍者以其忍於他人者忍於其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時戰反與之罪

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

召陵音邵之師之類是也春秋僖公四年齊侯伐楚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通曰春秋書戰

皆以著諸侯無王之罪召陵之師猶知假尊王之義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

義戰也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作矣惟不

斷盡春秋諸侯兵爭之罪。張氏曰如齊桓召陵之師晉文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至於不稟王命而擅與均為不義而已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

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

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

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

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與櫓同音魯楯也楯豎尹反兵器所以蔽身者武成言武王

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

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

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上仁之心耳或問血流漂杵乃紂之前

徒倒戈之所為。前子以為殺之者皆商人非周人者是也。而

孟子不之信何哉曰此亦校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若非我而

亦不烈心言也。程子以為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余隱之云：曾語曰：姐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弘景註《易》與《本義》孰先，陶曰：註《易》設不至殺，人註《本草》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為知言。唐子西曰：景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註《本義》，其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尺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定為多。豈示訓之至哉？經訓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子為咩，豈不惑哉？○集義橫渠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此教人讀詩法也。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此教人讀書法也。先師曰：周是商人自相攻，然漂杵之云，然是過實。程子之言當矣。

○子墨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去聲

制行音杭伍曰：陳交兵曰戰。以帝王之世律之，大罪人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

夷怨；曰：奚為後我？好文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形句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二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字，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

我來伐紂，本為去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

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止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反。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張氏曰：不志於仁，徒欲以力取勝，則

天下孰非吾敵，勝與負均為殘民逆天也。通曰：觀此復引書而言，則可知前章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矣。大抵此四章亦相承而言。一章以梁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為無義，三章言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四章言湯武仁義之師必不用我善為戰之人。

○子墨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

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本文如詩六義之

以吾道之教者莊周所論斷輪之意蓋如此巧即循規矩熟
與孝者善之也後自得之妙未
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連即下孝之竟悟如未有舍下
幸而徑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耳未嘗
以爲出於規矩通論
與下孝之外也莊子天道篇桓公齊君讀書於堂上
下釋推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何言耶公曰聖
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
人之糟粕普各反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
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斷輪徐則甘
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
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
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音余
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君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
也被袷衣鼓琴一女果若固有之飯上声糗去声反茹

文作粝
鳥果反

飯食也糗乾音糲也茹亦食也袷畫俗作衣也二女堯二

女也果女侍也語錄趙氏以果爲侍廣言聖人之心不以貧

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

所性分去声定故也輔氏曰所謂謂天所予我之性分定謂隨

外物之黨來寄也聖人盡性故湛然無所放戚於其間隨遇
而安不以物動已也無預於已不以已隨物也。張氏曰若
將終身若固有之可謂善形容舜者蓋所
欲不存樂天而安土故無適而不自得也

○子墨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
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

耳間夫
声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去声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

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

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張氏曰天有頭道歎類推彰感應之

知人殺吾親其機固已在此乎觀魏晉南北朝之君互相屠
戮自今觀之屠戮他人者實自絕滅而已矣孟子斯言欲使
特君無動於念欲寡怨息爭
以保其宗朝親族是仁術也

○子墨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

關有議有征古者禁異服識異言以議為主今以征為主而已關市議而不征文王之政之一也孟子

子偶及此一端耳古今政事法禁之相反豈止此哉○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

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力驗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

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

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

改也輔氏曰關則一而古今所以為關之意則不同議察非

莫不然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者尤說得孟子之事且曰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者尤說得孟子之事

實蓋孟子言語句是事實言之則必行之也張氏曰古以義理為國後世出徇利而已古人創法立制與天下公共凡以

為民耳以利為國雖古法之尚存者亦皆轉而為一己計矣本原不正无往不失先王之意豈特為關之暴而已哉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法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

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語錄上不行於妻子古事不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張氏曰順理之事則人

易從否則雖妻子亦不能使之必從也前言不躬行則無以化之後言使之非道則不得而強之然使之以道而躬行未

至彼亦未必信從均於不行而已是行道為本也然在行道者言之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於一事者也

古人謂進德者必考之於妻子其是之謂哉

○子學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積利厚者豐凶皆然積德厚者

之主周于德而言借以為喻而引起耳○輔氏曰德貴蓄積然後有餘用而外物不足以為亂之若夫挾一善一長而自以

為足而欲以遊於邪世則鮮有不為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患乎年之有凶而惟患乎蓄糧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難

處而患乎德之不周戰兢自持死而後已凡皆以周其德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

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

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

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對所

勉言勉強者多矯飾於大而不免發露於小安焉者則實小

大皆出於於真實也。語錄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

勉強為之耳。這雖能千乘之國那邊簞食且羹必見於

色東坡謂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正此意

也苟非其人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當把

此一段對鄉為身死而不受為義蓋此段是好名之人心勝大

處打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遮掩得過大處

發露也。或問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日所視其耳目於斯

地也。單食在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

哉此好名之士所以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

真情實態乃發露於忽易不真之地也。輔氏曰矯情者務

勉於其大而難久至誠者不忽於其小而常有常是故觀人

之法不於所勉而於所忽人之誠與偽見矣所安即誠也

○子學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輔氏曰仁者德之首賢則總言其有德耳

人也。合言則仁

德之賢人也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

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禮義由賢

在仁三者所以仁賢為本也何代不生賢在人君能信用

之耳有之而不信用與無人同孟子不曰無仁賢而曰不信

仁賢見仁賢信用之則有不信

用則無此不信二字之深意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

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丑井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

丘民之心盜須看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秦

五代也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

代而後可張氏曰不仁而得國得其土地而已豈得其民心

以害意也後之取天下而立國者又若其始所行亦必庶幾

於仁不然雖得土地於一時亂亡亦相踵而至是其得也適

以速其滅亡耳。通曰聘私智可以盜之於一時非至仁不可得之於悠久。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維以水反又以祀之趙氏曰社

土之神稷所生之穀以共其功均利以養生土非通稷無以見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以養生土非

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備之田主各以其野之通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聚

士曰封。謂壝及壇。將也。白虎通曰天子社壝方五通方五色。土封之。諸侯半之。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皆

東。稷壇在西北。各三級。壇在四隅。如矩。曲方。蓋國以民為本社

稷亦為去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

如此。以分言也。非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夫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

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

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平立賢君是君輕於

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

社稷成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去民禦災捍音患則毀其

壇壝而更平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助不通之意通

不同集註釋之亦異。變置諸侯者。改立其人也。變通置社稷者。改立其祀神之壇壝而非改立其神也。通

天子大蜡。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音也。歲十二月合

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

以報嗇也。饗農先農及郵。首尤表。暇。涉。易。反。郵。表。暇。田。官。督

約。農。事。之。所。也。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其。神。而。祭。之。祭。坊。與。水。庸。事。也。坊。以。止。水。以。其。事。於。我。而。祭。之。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不。與。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張。氏。曰。人。君。惟。特。崇。高。之。勢。而。忽。下。民。

稷復其知民之貴社稷次之而已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懼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王畏其民而闇主使民畏已畏其民者昌使民畏已者亡命去之矣。輔氏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是君為民而立也。出衰道微至戰國時為君者不知其職視民如草芥而不為民立故也。於是反覆明辨之論而并及其社稷焉。蓋社稷亦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形旬前篇謂章下篇夷聖之清惠聖之和章。語錄孟子於二子論之詳矣。雖以為為聖之清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自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發為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孝之者沒身備仰而不足。二子志繁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或問孟子志繁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之何耶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自迹而見且出之貪儒鄙薄者衆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為效也速而所

及者廣。聖言之萬世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夫病之功為捷而田夫驅婦大寒大暑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淳然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之木之為藥非所以施於閭巷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薑桂。大黃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危惡之候也。孟子變稱夷惠而不及孔子其意始以此耶。張氏曰夷惠稱聖人以其聖於清聖於和而得各也。汪氏曰聖人達則釋及當時窮則風傳後世於此不及伊尹若夷惠不為政於天下所可言者莫而也。伊尹異於是故不及之。通曰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迹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

之謂道是也。語錄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仁是合而言之便是道也。道理就人身上體認出來。及就人身上說

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肉耳。必合而理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人。自有生意。脩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是切己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或問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是於人之身而尤

也著者 ○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復也

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云此說近是堯師曰若據此本則是合仁義禮智兼信而言之皆道也且又見得仁義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重評出已見萬章下篇。張氏曰當其可即是道當去魯之時則接淅而行為道也孟子去孔子其去齊也非父母國而有三宿出晝之需滯向也孟子於宣王蓋有望焉故其去有眷眷不能已者夫其不能以已者是固道之所存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趙氏曰貉姓稽名為眾口所訕所是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

音方音亦訓賴張氏曰理治也或曰理辨也重其死夫婢妾賊人感擊而自後非能勇也其畫無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眾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或曰為士者往往見憎於人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邶反蒲味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愠於群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如見

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如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

上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文王孔子二聖人尚不免逢人之聲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愠怒况今能絕眾口之謗訕乎惟

在自反而盡
其在我者耳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

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

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

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

間去聲斷徒玩反也空氣習物欲皆塞理義之心之謂也今子齊

問聲斷徒玩反也空氣習物欲皆塞理義之心之謂也今子齊

尚廢也譬之茅又生而塞子之心矣高子為人如前篇論小

弁後章論禹文王亦其固陋空塞可見也趙氏曰高子齊人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養蠶音吐也

豐氏曰追鍾紐反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趙氏曰按周禮

聲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蓋除鐘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

之義於旋之上為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鍾旋之上以銅篆

作鑄能及盤龍獸各異結木蟲也言禹時鍾在者鍾

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鍾不然是以知禹

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

駕也城中之涂與涂通容九軌周禮冬官下匠人營國方

緯經涂九軌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九車

九軌凡八尺為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

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借此以為
之警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鍾久而組絕文王之鍾則未久
而組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
相承如此而豐氏差初讀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至此又饑
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剝虎卒為善士
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隅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
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去為善也之道也負依也山
曲曰嶠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

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對王發棠振饑仁也知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
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性之所欲此即然有分夫不能皆如
其願則是命也願則欲也命則天理之性不可謂我性之所有
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
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語錄此性字指氣質而言
言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
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
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有限制其
又當安之於理如紉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
節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為但道理如此則此命字合理
論得一邊不知合而分此以氣言
與氣言貧賤之安於分此以氣言
也當貴之不過其則此以理言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
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
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
知仲尼是非非命邪俗作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
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不也
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昭武粉反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
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錄
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專指理而言如所
遇譬稟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
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命也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
值言之性所造之有淺有深所感之有應有不應但仲尼是
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橫渠云晏嬰智矣而不知夫子此當
非命也若此命字恐作兩般看若若命則命是嬰偶蔽於此遂不知夫子此當
之淺者若若命字恐作兩般看若若命則命是嬰偶蔽於此遂不知夫子此當
智或不得於賢者孔子當勉其在此已者而不歸之命其義亦通
道通曰此命字專指氣而言言然無亦有二清濁之美○愚聞之
惡氣質之不齊也尚下厚薄倫知氣數之有異也

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
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
則不復反又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前重在命後重在性以伸
此而抑彼也抑前後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
其言約而盡矣語錄口之於味五者此固性之所欲然在人
是以不謂之性而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五者在我則有厚
薄之稟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君子不
謂之命而責成於已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缺焉君子不
於味等固是各得然亦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等由
是命然亦各得然亦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等由
論來只有其所欲而不可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之心性道
始得道心所欲而不可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之心性道
不盡心也却不可言蓋有性有命焉須着盡此心以求其合
上云性也蓋其氣稟之性有命焉須着盡此心以求其合
下云命也蓋其氣稟之性有命焉須着盡此心以求其合
道心欲其無不及也此段只要遇人欲長天理前一節人以
為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以命則人所欲性而
備所以孟子到於常人說性與命則人所欲性而
求嘉陳氏曰孟子到於常人說性與命則人所欲性而

所同有，却有品節限制，不可必得於常人。說命處却以性言，則人於義理，其氣稟雖有清濁之不一，而君子則斷之以天，不可一委之天。上是人心，人皆皆欲其在人，君子則斷之以天，下是道心，人皆委其在天。君子則斷之以人，此君子盡性知命之學，所以異於常人者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吾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欲之謂善

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去聲。其為人也，可

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語錄可欲是實，惡好別人以為

一箇好人，其為人處心造事，行已接物，一皆可欲，而不可

西心則可謂之善人矣。有可欲之善，然後有諸已，而充實將

備製以為圓為散，若是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

輔氏曰：先儒多以可欲為己之欲，如言所謂敬，倘其可敬之意，獨集註不然，可欲是別人以為己之欲，則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聲去聲，惡臭如好去聲，好色是則可謂信

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或問此

善人者，或其天資之美，或其知之久而勉焉，未必其真以

為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真實有此善於已，而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語

無待於外，都是裏面流出來。○或問：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

守必固，如是而不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引記樂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

子五十一

事業引易坤卦文言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或問美能充於內而外也又如是而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護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睥睨面盎皆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反扶又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

從七容反容中去声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

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或問大而化則其大者未離乎方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盛仁之熟者日益熟熟則向之所謂大者方且春融凍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

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

有一等神人也書曰乃聖乃神玩味此語可見或問至於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盡心之所不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

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則神焉則非思勉之所及矣然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有至焉者也語錄此六位皆他人指而各之之辭○張氏曰本領在可欲之善信者信此者也美者美此者也大則充此而有輝光也化則為聖而其不可知則神也至於聖且神其體亦不外此而已又曰可欲之善聖神之事備焉人生而靜皆具此體至於化而聖然後為全盡繼於此者也

樂正子一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教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

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去声仁矣樂正子資質純粹略似顏子故橫渠引以立論

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

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或問樂正

子以善名矣而以顏發從子教先節舍後長者何也曰言在一者之中則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程子曰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

美且大可以馴音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

能不受變於俗者鮮上声矣諸已之信尹氏曰自可欲之善

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通曰須看尹氏上下二理四字善者人心之天理始亦此理也善非粗淺神非高虛惟在乎實有此善而力行之極致亦不外乎自善信而充之生知安行之聖人固不必由科級而進孝知利行以下之希聖未有不由科級而進者可欲之善真能有諸已勉勉循之充而拓之以至於極雖比性之之聖有生熟之不同豈有不能如身之之聖者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語錄楊

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為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張氏曰兼愛者稟本而外馳為我者狹隘而私勝墨之比楊猶奢之比儉自為者固非猶愈於兼愛之泛也後者尤難反耳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放豚放逸之豕豚也笠闌也招骨局縣反也羈其足也言彼既

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

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通曰於異端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

取之於冬當各以時若并去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用其

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借室陳氏曰或問布縷粟

而孟子言用其一而緩其二朱子乃有夏秋之辨夫夏秋之時併征之耳月令孟夏蠶畢而獻繭稅孟秋農乃登穀始收穀布縷征之夏粟米征之秋乃古法若唐分兩稅始於德宗楊炎非止布縷粟米之征乃是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併而為兩稅名同實異失孟子之意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諸侯寶人民而善政事以治之則有

人有士而常為吾寶矣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張氏曰

則為才所役道者理義之存乎人心者也於此有聞則才有所不敢恃矣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為人害惟無所本而徒用其才於是才始足以病己甚至有取死之道又不如魯鏡無才之愈也小有才而未聞道者身且不能保為國者乃信而用之亡國敗家其何日之有○輔氏曰才出於氣而有限才本自小道原於性而無方道本自大况曰小有才則又才之小者也顧義理而惟才是逞則行險僥倖無所不至至於顛覆不已也孟子之言但述其理之當然耳不以是為高

○子墨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獲於脯上館人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獲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室之脯上而失之也江氏曰有以織獲為業者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為然則獲來與

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為去聲與平去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慶與慶同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

聲竊獲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

聖賢之指故記之輔氏曰先儒多讀夫子作夫子音扶子而以自悟其失而言者蓋不獨以殆非也下無曰字而知其然若以為孟子之言則不惟露筋骨且非所以待學者將使學者

不自重矣。惟以爲問者之言則可取。愚嘗謂近世好議論者，往往以率者之失而議先主長者，是其裁量又不逮於當時。纖發者矣，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者，與大爲善之公也。至於孺然欲見則辭以疾，勝更在門則不見，答是又義之所當然也。然教亦固在其中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輔氏曰：不忍者，惻隱之事，不爲者，羞惡之事。是皆本於性發於情而統於心者也。然以氣質之

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真氏曰：有所不忍，不爲者，此心之正也。能推所不忍者，亦不忍，即仁也。

雖所爲者亦不爲，即義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

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

充滿也。穿穿穴，踰踰墻，皆爲盜。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

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

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輔氏曰：此

說而教人以充滿其本心之量也。無欲害人之心，即是一節，因前忍無穿踰之心，即是所不爲。其量甚大，其用有常。人能推所不忍，以達於其所忍，然後能充滿其無欲害人之心。量推所不爲，以達於其所爲，然後能充滿其無穿踰之心。量能充滿其心量，則其用有常。而仁義不可勝用矣。先師曰：達如導水，自岷澮達之川，自川達之海，充如水達海而充滿於其中也。推達而後能充，如橫而充之之意。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

不肯受之之實。中心不肯受，則非甘受矣。甘字宜去之。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

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輔氏曰：此一節事雖微而

稱皆得是羞惡之實，心存養之不加，體察之不至，則不受之。雖有時而不行矣，惟能推所不受而達之於所受，而無所滲漏。然後能充滿其無受爾汝實心之量，無所適而不爲義也。

語錄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林加諸我是惡
亦汝之名也然反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爾汝相
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身有未是爾則雖惡人亦汝相
亦曰有所愧矣先師曰語錄此條乃用趙註之說與集註
不同蓋謂爾汝之名是惡人之輕己也反身而去其可輕
之行是所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人能充滿其無受爾汝之
實行則所為無往非
義矣意義較明白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也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

不言也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

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

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

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

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

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

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

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

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

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

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

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

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

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

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

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

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

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

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

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

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

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

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

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

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言而不可言而不言是以言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

古人親不下於帶
記曲禮下天子視不上於帶而視下於帶則

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輔氏曰言近而指遠故測

君子之教人之事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輔氏曰守約而施博故推之而無不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

者輕舍音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或問此章之說曰不知道者務

味然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之趣也
固泛濫而不切矣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也然

自任亦輕矣蓋不知身為天下之本故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
反鳥故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

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
程子曰性之反古未有此語

蓋自孟子發之
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
語錄呂氏說性也

字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
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

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

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為行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中而非有意於

中也經常也
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

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語錄問信言語以正行莫無害否

正行便是有為而然也
○輔氏曰若有意於中則必有勉強
特守之意力懈意馳則必有所不中者矣又曰三者特率聖

人之庸行。人所易曉者。以例其餘。聖人之動。無不時也。豈有意而為之者哉。故集註斷以為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惟問道故生順死安。雖夕死亦可。惟行法故禍福能一聽天命。其意相類。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以法與命。即為度法。由我立與天。為徒命。由我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其吉凶。如書云。自作元命。唐李泌云。君相造命是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語錄。聖人是人與法為一人。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故須行法以俟命也。○輔氏曰。法者。凡古聖賢之所制。皆是也。蓋莫非天理之當然。如君而仁為臣而敬。子孝父慈。皆是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聽天所命。我皆在所不計。所謂俟命也。雖未能如聖人之安行自然。已非有為而為之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日。藐音妙。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張。言語得盡也。語錄。說大人則藐。如是貌。其堂高數仞之類耳。這為世人把大人許多崇高富貴。貴當事有言下敢出口。故孟子云。今人不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若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失其畏大人之心。乃是真能畏大人者。○或問。孔子畏大人。而孟子藐之。何也。曰。孟子藐大人。不視其巍巍然者而已。故雖不肯枉尺直尋。而齊人敬王莫如孟子也。特以當世之士。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張。無所懾懼。而得以盡其所言。尔若君子以礼存心。固將無所不用其敬。豈於大人而反藐之哉。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声。

榱。榱音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

其所謂魏魏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魏魏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已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張氏曰魏魏然則以是貌諸孤魏小之也。小之者小其所狹也。魏魏然則動於中動於中則慕在彼之勢而在我之義矣。使在我則知古制之守則為其魏魏然所動矣。故程子曰內重則見外之輕得深則見誘之小後之為士者惟不知古制之是守故未得志則有所慕既得志則行其所慕遂欲不已以為天下害士必寡欲而後能守古制守古制而後知自重知自重而後不為勢所取使其身用而道行則生民受其福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語錄孟子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分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者寡矣。則天理分故多也。其為人欲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矣。則天理分。

數少也。蓋多字對寡字說。若眼前事事貪要恃這心便一齊走出子未便說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纔多欲本心便卻紛雜了。只減少便漸存得此心。○輔氏曰程子又極其微而言之。孝者須是於欲有所向。更便加克治。若待其張王則用力難矣。○張氏曰寡欲為養心之要。然人固有大資寡欲者有天資多欲者其為寡欲則不存者寡多欲則存焉者寡。以是知養心莫善於寡欲也。存者謂其心之不外馳也。雖然天資寡欲之人不存固寡然不知存其心則亦莫之能充也。若孝者以寡欲為要。則當存養擴充由寡欲以至於無欲。則其情明高遠者為無窮矣。○周子曰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誠立明通。或問周子之言曰語其所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欲而能至於無者。諱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周子之說。於此為有相發之功焉。○蔡氏曰誠立而實。固明通而實用。流行。○通曰孟子一書。二養字皆切要。語曰養氣曰養性曰養心。合而觀之。氣生於理。善養氣者。在養性。理具於心。善養性者。在養心。心汨於欲。善養心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心存而性存。氣言矣。

○西門子曰嗜羊棗而曾子不刃心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刃心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為膾。諱之涉反。詳見論語鄉黨。炙之夜。炙音肉也。不諱姓。喻食膾炙。諱名。喻不食羊棗。能氏曰。須看。不忍字。重。毋沒。而杯圈。不能飲。不忍故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行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輔氏曰。志大。謂狂略。於事。謂簡。如魯。黜異。

乎。三子者。之撰。則志大而略於事。可知。直欲躡乎聖人之樂。則期望高遠。可知。終不肯做下事。工夫。後至於臨人之喪。而歌不能改其舊。可知。狂。簡。二字。又該括得下。兩句。進取。即是志大。不忘其初。即是略於事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

其次也。環音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環作狷。有所不為者。知耻自好。去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其次謂狂者。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魯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宰。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形。甸。反。

莊子補證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死。子貢往。行。事。焉。或。編。

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倚。於。宜。反。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音。烏。知。禮。意。

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補證記。檀。弓。下。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曾。皙。倚。

門。而。歌。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嗶嗶然曰古之入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嗶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

程子曰曾皆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言大動欲慕古狂故也平程子曰曾皆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考其行行不掩言簡故也

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

狂也輔氏曰夫子與之是與其志大言大也便是堯舜氣象者是亦所謂古之人古之人之類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

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獯有

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而不屑為之也輔氏曰狂者是台一氣質高明便自有所見者獯者是台一氣質愚固便自有所守者狂者則於知上所得分數多獯者則於行上所得分數多聖門學者必皆中與和合德知與行並進然後為貴所謂中道者是也此等入既不可得故不得已而與大狂獯也張氏曰中庸云管者過之其狂者欺賢者過之其獯者欺鄉原即所謂小人之中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克角字比皆讀作原謂謹

愿之人也荀子原慤以數比其事業富而原慤者先化而慤是明主之功已正論故鄉里所謂愿

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

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去痛絕之也

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輔氏曰先儒皆以原為善人則

不應遂以為為德之賊故集註引荀子為證以原為愿且曰鄉

人無知其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原字同淺狹又鄉人以為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則亦非真
愿者也

曰何以是嗶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

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

闔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声 闔音奄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才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

者曰何用如此嗶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

俗作又譏狺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故人既生

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

此鄉原之志也以上皆釋闔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

周禮春官宰桃奄八人 漢朝曰 媚求悅於人也 孟子言此深

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去声 語錄鄉原務為謹

容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發狂又不肯做狺一

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以見所得與夫理之是狺

彼狂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一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

為德之賊何哉

之是非非雖是不得中道却自是為己不為他人 鄉原反非

笑之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

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 韓氏曰闔然媚

於世此是鄉原之隱情 匿志孟子言此微其情狀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

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

也流俗者風俗類徒 回 反靡如水之下流眾莫不然也汙濁也

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張氏曰此數句極鄉原

無刺言其善自矯飾流俗能同汙世能合言其無所執守也

以忠信廉潔自似則非真矣眾皆悅之則異乎鄉人之善者

好之矣日以為是所以卒為鄉原而不可反也堯舜之道大

中至正天理之存乎人心者也此所謂善也若鄉原所謂善

斯可矣則出於一己之私竊善之似而已異端之於正道如
黑與白本不足以賊德惟道之不明世俗之見易以惑溺故
以為德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
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
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
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
樂也紫間聲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獯人皆以為善有似
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輔氏曰佞者有口才智之稱惟其能言
則其說多似義而實不然故以為善義巧言之人徒尚口而
初無誠實故以為害信鄉原既幾狂者故不狂又譏獯者故
不獯衆皆悅之故人人皆以為善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
似乎中道而實非此聖人所以恐其亂德而深惡之據論語
所載亦與此不同雖有詳略然其惡似而非之意則一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陳氏曰經只是與起

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邪慝不止是鄉原如楊墨此

鄉原之屬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

慝並起不可勝計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

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

○尹氏曰君子取夫音扶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

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去於鄉原而欲痛絕之

者為去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

經而已矣語錄問反經之說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

其間却煞有曲折如大率亦先此大綱則五者為言使大綱既正

則其節目皆可幸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

做又問經正還只是躬行不此及政事便就這裏做出那曾

地便了。○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為說此

年尤甚蓋有不可勝辨者惟吾幸既明則後自戒熄耳此章

則以聖人相傳之
辭繼之不無意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通曰語孟末皆言堯舜以知言故歷叙

其見論語以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故歷叙其初發而六經中之蘊而六經言心始此湯自性上推原降衷之書稷契不曰謨而禹皋獨曰謨蓋可見也况洪範九疇禹發之其明道之功固不小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許偉也為湯左相通曰舜言精一而後協于堯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于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智曰仁曰禮曰義中庸二達德孟子

四端已散見於仲虺語中矣吾以是知萊朱即仲虺也○論語之末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文王謨以明道言也武王列以行道言也易之作也其於中古乎文王明道之功大矣○先師曰萊朱與伊尹並稱而經傳不他凡仲虺傳語弘大精微仁義禮智信皆開端言之而德曰新一言又首唱之湯盤銘伊尹咸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虺為左相同時他誰與之班者萊朱即仲虺也必矣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散反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通曰或曰尚父鷹揚之士也散文王之消而知之者何也曰敬勝怠義勝欲之類非太公孰發之書曰茲迪彝教則彝倫之教散宜生蓋有助焉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
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扶又反有聞而
知之者乎由堯舜至孔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
時之見而知之者心歷聖同道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實賴同
之於後耳自孔子至今方百餘歲而異立之聞而知之者若此其未遠
也孟子見而知之者如前所云五百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
無有見而知之者則如前所云五百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
之者乎或問禹皋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
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其曰見而知之生知而
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為主以異聞而知之者蓋
道之傳後世當以前聖為師君子不以君為主以異聞而知之者蓋
未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則雖
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夫萬出無窮所謂則亦無有乎則雖
則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啓夫萬出無窮所謂則亦無有乎則雖
在於斯也孝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人雖遠而其
志意之所存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人雖遠而其
也通曰論難易則見而知之者聚精會神於一時之頃聞
之者為先論難易則見而知之者聚精會神於一時之頃聞
遙是則聞而知之者為難也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
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

而又以見夫音扶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
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
以明其傳之有在此中言然而無有乎亦無有乎亦無有乎亦無有乎
之不能見耳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申言則亦無有乎亦無有乎亦無有乎
統者此已為程子後孟其旨深哉通曰集註神會心得四字
子之絕孝者張本矣其旨深哉有深意蓋為聞而知之者
言也孟子所謂見而知者知其首也知其道者知其
心也時有先後之異心無先後之間當古一理千聖一心也
遠而心之神明相接此其為神會而心得之者故有宋元豐
而成之不言而信此其為神會而心得之者故有宋元豐
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路公文彥博字寬夫題其墓曰明
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
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夫學不傳千載音無
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
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入欲肆而天理滅矣通
論語之末堯而後終之以武王孟子之末終之以孔孟道不
行百世無善治武王以後事不傳千載無真儒孔子孟以後

事無善治而下又言道之不明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

其害有甚於道之不行者也

約年數而此一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

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

人而已通曰朱子贊濂溪先生之言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

夫受孝於濂溪先生見而不知之者也且孟子所述列聖之

相傳者非徒為其行道而言實為其聞知見知有以明斯道

深言也伊川墓述專言孝不傳則道不明之害而又然學者

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

二字之稱情也哉伊川此說者見得孟子之意望百世之下

將有神會心得其道者而千四百年後果有如是而果有傳

也見孟子之言至是而果驗孟子不傳之絕孝至是而果有傳

也觀韓子所謂堯以是傳之舜至軻之死不得其傳焉之意見道

見道統之傳至孟子而絕矣朱子所列表之意明矣

向者入道之絕而後續也孟子朱子之意章明矣

有志於斯道者不足以至者造道之極功孝者不知所向則非

者亦不能真知明道也趨向之止造詣之深庶乎可知明道

之所以為明道矣真知明道則真知堯舜以至至於孔子孟子

善乎勉齋黃氏之言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

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朱

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日豁然如大明中天昭

晰呈露然則集註所謂百世而下必有神會而

心得之者朱子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矣

孟子卷之十四終





